正誼堂全書

ヒ13
743
113

門ロ二13
號74
卷113

帝國圖書館

近思錄

明治三七年
一月二十日
購求

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原序

集羣聖之成者孔子也刪定往訓垂爲六經而道統治法備焉集諸儒之成者朱子也採摭遺書作近思錄而性功王事該焉夫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聖使不得孔子繼起而紹述之則詩書禮樂雖識大識小之有人而殘缺滅裂之餘誰爲闡聖言於來禩以周子程子張子諸儒之賢使不得朱子會萃而表章之則微文大義所與及門授受而講貫者即未盡泯沒於廬山之阜伊洛之濱關中之所傳貽然而斯人徒與寥落幾何一脈綿延安恃不墮況其時又有介甫之堅僻楊劉之纖巧佛老之寂滅虛無浸淫

漸染卒難剗除其勢皆足爲吾道敵惟子朱子承先啓後
崇正闢邪振寰宇之心思開一時之聾聵亟取周子二程
子張子各書採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輯爲是錄俾學
者尋繹玩味心解力行庶幾自近及遠自卑升高而詖淫
邪遁不能淆訓詁詞章不得而汨沒焉此則許魯齋所稱
爲入聖之基而朱子亦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又四
子之階梯者也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聖得孔子而益
彰周子二程子張子雖賢不亦得朱子而益著哉我
皇上德邁唐虞學配孔孟性功與王猷並懋道統偕治法
兼隆故六經四子而外每於濂洛關閩四氏之書加意搜

興以宏教育近復
特頒盛典俎豆宮牆躋朱子於十哲之次誠以集羣聖之
成者孔子用是師表於萬世集諸儒之成者朱子故能啓
佑乎後人也伯行束髮受書垂五十餘年兢兢焉以周程
張朱爲標準而於朱子是錄尤服膺弗失間嘗纂集諸說
謬爲疏解極知淺陋無當然藉是以與天下之有志者端
厥趨向淬厲濯磨毋厭卑近而騖高遠毋躐淩躐而遁虛
無然後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以不負先儒諄復誨誘之心也於是
乎士希賢而賢希聖其以維持道脈光輔

聖朝斯文之盛未艾矣爰命李生丹桂史生大範校梓而書此以爲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尹序

予朱子有言修身大法小學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誠以二書固聖道之階梯學者所宜亟盡心也自人騖詞章此二書或罕寓目欲以入道難矣余備官淮海以商士請因安定故祠闢書院延余同年友王罕皆太史爲師既進諸生屢申小學尤欲以近思錄與講明而切究焉儀封張先生集解致爲曉暢惜版已漫滅迺與太史商重鋟之蓋太史故嘗講學於先生之門而余亦獲交嗣君西銘憲副竊聞庭訓得藉手茲編廣先生教澤余二人實厚幸焉按集解舊節四十餘條先生當自有意顧念後出晚進

未睹朱子原編茲悉爲增列採宋葉平巖先生輯注參補之欲學者得盡見此書之全也謹序

乾隆元年丙辰夏五博陵後學尹會一書於維揚使院

前引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與夫所以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麤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

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後引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葉平巖先生近思錄集解原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而天僖明道開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關發朦啓千載無傳之學既而洛二程子關中張子纘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猗歟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適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派大原考合諸論時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修有序綱領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說明正宗闡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竝列詔後學而

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註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辯論擇其精純刊除繁復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擴通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近思錄羣書姓氏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說

近思錄目錄

卷之一
道體
卷之二
爲學
卷之三
致知
卷之四
存養
卷之五

克治
卷之六
家道
卷之七
出處
卷之八
治體
卷之九
治法
卷之十
政事
卷之十一
教學
卷之十二
警戒
卷之十三
辨異端
卷之十四
觀聖賢

近思錄卷之一

子朱子原編

儀封張伯行孝先集解　後學尹會一參訂

道體　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曰無極而大極此周子因易有太極之辭默契道體之本原立象盡意而復著說以明其蘊也無極止言其無形太極者大而無以復加之至理也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沖漠無朕之中萬象萬化森然已具蓋本無形迹可求而實爲無以復加之至理此其所以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太極者理也有理卽有氣有氣而機見矣機一動卽爲陽是太極之動也

而已生陽矣動無終動之理故動極而靜機一靜卽爲陰是太極之靜也而已生陰矣靜亦無終靜之理故靜極復動夫動極而靜是動不一於動卽爲靜之根也靜極復動無端迭爲終始然其中陰有陰之界則分爲陰陽陽有陽之界則分爲陰陽兩者相對待而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陰陽旣分兩儀旣立其中

遂不能不相交而生成之用著矣陽趨乎陰則主於施而爲變陰迎乎陽則主於受而爲合於是陽一變生水而陰以六合成之陰二合生火而陽以七變成之陽三變生木而陰以八合成之陰四合生金而陽以九變成之陽五變生土而陰以十合成之是生水火木金土而生成自然之序可見且五行之質在於地而氣運於天其運也又各自相生而木火土金水之五氣遂順布於天地間而木氣行於春火氣行於夏金氣行於秋水氣行於冬土氣寄行於四季則四時行焉而順布亦有自然之序也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既有生成順布之妙可見造化發育之具錯綜變化無有紀極然推本言之則五行雖清濁異質而質不外此異位而位不外陰陽若陰陽之散見雖無物靜是陰陽一太極也至無聲臭之可聞形象之可見是太極本無極也矣而其生也有成質則理隨氣質而具遂各專於一以成其性如木以曲直爲性火以炎上爲性金以從革爲性水以潤下爲性土以稼穡爲性是五行各一其性五行固同具一太極而性之無物不有可知也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五行雖各一性而其本實出於無極蓋無極原是實有之理所謂眞也至於二氣五行載理以出其中無非粹然之氣所謂精也眞實成爲女而母道以立陰之順者坤道也以生萬物是人物之以氣妙於會合而凝聚成形則見其陽之健者乾道也實成爲男而父道以立於是理宰乎氣而二氣錯綜變化而萬物同出於太極也既氣化成形而萬物遂各以形氣

交感生生不已而陽變陰化靡有窮盡是人物之以形化而生者又各得理氣眞精之妙而萬物各有一太極也夫合言之而萬物統體一太極分言之而萬物各具一太極則物之不能離性而性之隨在各足不又大彰明較著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此承上文言人爲萬物之靈但衆人因物有遷而聖人之教不得不立也蓋萬物雖同具太極同有其性而人則得天地之秀而心獨靈於凡物夫陰之聚而成形者既生而有其質矣陽之運而爲神者又發而有其知矣於是仁義禮智信五性感物而動或得義理之正進乎陽明而爲善或任血氣之偏入於陰暗而爲惡善惡從此分而遇事接物萬變不同萬事從此出矣不有以定之將欲動情勝其不同於禽獸者幾希幸有聖人出氣質清明尤爲秀中之秀乃念人同此性性同此理於是修道爲教而定之以大中之禮至正之智不忍之仁合宜之義凡此皆全體太極無分動靜其動處必如乎靜然後爲陰陽合德性量無虧故一主乎靜而人極因以立焉然則同具動靜之理而衆人失之於動者聖人則以動亦定靜亦定者立人極以一天下之動其成己成物之功抑何大耶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承上文言聖人全體太極表裏精麤渾然天理無往而不合也故覆載者天地之德而聖人之道德與之合其廣大光華者日月之明而聖人之睿智與之合其照臨四時之代嬗昭其序也鬼神之禍福見其吉凶也聖人合之而彰癉悉歸於至當夫是以成位其中而陰陽動靜之理直上下與同流矣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此言太極之理非獨聖人宜全乃人品所由分吉凶所由係兼三才者惟此徹死生者亦惟此也夫聖人主敬立極固不思不勉全體太極而動靜循環皆從容而中乎中正仁義之道矣未能如此則必修之敬義夾立而作德日休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有此則相與悖之肆欲妄行而作僞日拙小人所以凶也君子小人之分止在

敬肆人可不勉力持敬使靜虛動直以庶幾聖人之學乎

聖人所以能兼三才之道通死生之說者止是實體太極道理耳故易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者太極之成象者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剛者太極之成質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太極之成德者也隨處著見爲三才則皆一太極也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推原本始乃神之伸然亦祇陽耳剛耳仁耳太極之動爲之也反觀厥終乃鬼之歸然猶是陰耳柔耳義耳太極之靜爲之也人能兼通乎此則三才既備而參贊大哉易也在我死生順受而造化無違吉凶又不足言矣

斯其至矣 結言此圖之書也而此圖乃所以明易之故也蓋廣大悉備易而無以復加者也既圖其象復著爲說其示人之意益深切矣

濂溪曰誠無爲 此周子欲人全盡天理而先指未發之體使人知本然之至善也誠者眞實無妄之謂無爲者實理自然不涉人爲也蓋人生而靜此理眞實無妄何爲之有寂然不動之中但覺渾然至善能守最初之靜正便是天地之全人此卽太極也

幾善惡 此欲人之愼動也幾者動之微也自然之發則爲善一有所雜卽爲惡其端甚微辨之貴早蓋人心不能無動一有所動則天理自此呈露人欲亦自此潛萌所謂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者也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此欲人知性中所具之理而盡之也道得於身謂之德蓋幾難有善惡之分而善乃性中本然之理所發見既得之於身而體用從可知矣體不可見於用處見之其心之惻隱能愛而仁之理可指名也心之裁制合宜而義之理可指名也心之明哲能周通而智之理可指名也此心之確實有操守而信之理可指名也此卽

性爲安爲之謂聖 性則得天獨優安則自全天理聖者大而化之之謂蓋人同此誠同此幾同此德而造詣各有不同自其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性爲而誠不待存而自存安爲而幾不待審而自明其德純而無虧渾然罔閒是爲大而化之之聖人矣程子所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者也

復爲執爲之謂賢 復者反其所固有執者持之而勿失賢者才德出眾之稱未能至於聖人則必盡其思誠堅其所守而後德日以進爲才德出眾之賢人矣

發微不

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賢人之復執固不能如聖人之而像之者一念方萌至理已具發之微妙用更有可想所寓理無不到充之周徧而不可見隨其與天爲徒而妙用不測乃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夫聖神之極不易幾而賢人之詣則可勉士誠能存誠審幾以成其德則由希賢希聖而希天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伊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程子引易大傳之文以證明哀樂皆性之動而爲情者而未接於物在未發之時乃性體之本然也以其渾淪無所偏倚謂之中卽易所云寂然不動者雖曰不動萬事萬物皆從此出正是源頭處故爲天下之大本及夫喜怒哀樂之發道理流露而適如其本然之節則情之自然也以其無過不及無所拂戾謂之和卽易所云感而遂通者隨其所感有箇恰好準則不待安排而實天下古今所共由故爲天下之達道要而言之中者和之體和者中之用寂卽所謂體以其靜者言也性也感卽所謂用以其動者言也情也性情非兩事寂感非兩理易與中庸相發明而程子示人之意切矣

伊川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心統性情故有體用貝眾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性也指其靜存於中者言之用卽情指其動見於外者言之隨其所指各有所見亦惟觀其所見故體用以分也要之言體而用在其中言用而體亦於斯焉著矣

伊川曰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程子釋乾名義而從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分別之以見名有不同爲

道一也蓋乾之象爲天天言其形體乾言其性情有是性情則有是形體乾健健之體是性健之用是情惟其性情之健所以無息非出於理之外專而言之則道也易曰天且弗違是也而分而言之則有天與帝之名有鬼神與神之名復有乾之名要之非有二也形體之高大而無涯者氣之爲主宰之運用而有定者理之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往來萬物屈伸之類屬氣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量之莫知其方變化之莫測其端屬理性情則理與氣合而健行乎其間只是一箇道理分別許多名目會觀而體認之可也

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人得天地之理以生故在天爲元亨利貞之四德在人卽爲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而元者天地之生理也猶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生理不息循環無端是以偏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若專言之則亨只是生理之通利只是生理之遂貞只是生理之藏一元可以包之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眞實一仁可以包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元孟子四端之說亦以惻隱一端貫通乎辭讓羞惡是非之端而爲之統焉觀此而程子之言允爲不易之論矣

伊川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性命只是一理不分看析之言天以陰陽五行命人物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蓋命是造化流行之理賦予萬物猶命令然故謂之賦予那物所謂繼之者善也性是人物既生之後得天地之氣以爲性者理本無異因氣有偏正故理隨之而有通塞不得不以盡性至命之責專屬之人也

伊川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天地間無物不具陰陽陰陽無所不在則鬼神無所不有蓋以二氣言之鬼是陰之靈神是陽之靈以一氣言之神之爲言伸也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其實二氣只是一氣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自無而有謂之造自有而無謂之化非鬼神何以造化非鬼神之屈伸往來造化何以有迹自其迹觀之則實有是理實有是氣鬼神

之不爲荒幻
杳冥也明矣

伊川曰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尙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此程子因剝上九一爻而發明之以見陽無終盡之理也蓋剝之爲卦五爻皆陰諸陽已消盡矣獨一陽在上有復生之機譬之眾果俱落尙有碩大一果可復種而生也如上爻亦變則純陰而爲坤矣然陰陽消息循環不已本無盡理纔變而盡於上則陽已生於下不容有一閒之息也陽之道卽君子之道陽不可亡卽君子之道不可亡也乃或疑純坤爲無陽者豈知卽以坤論之陽亦何嘗亡乎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滿三十日方滿那腔子畫成得一爻今坤卦非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未成一畫耳以卦配月而言則坤爲十月之卦十月乃陽月以氣消息而言消之盡卽息之始陽方消剝爲坤已息而漸長爲復可知陰陽二氣之對待語其流行則一氣所謂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也　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　承上文而言聖人之以十月爲陽月者正恐人疑坤之陰於四月純乾之時蓋亦如此只是陽之類爲君子所以聖人言之陰之類爲小人則然其無間息一也

伊川曰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此釋復卦象辭言十月純陰生意亦幾乎息而一陽復生於下乃天地生物無時止息之心也蓋天地之

心原無間於動靜且動未始不根乎靜然當其靜時陽氣伏藏天地之心既無端緒可見及陽氣長盛萬物繁茂則又散漫而無由見惟於將絶復續靜極而動之時所謂端也天地之心正於此見耳先儒皆以靜屬體爲見天地之心而不知其見於動之端也苟誠知之則知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無止息矣故程子曰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伊川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仁者天理渾然萬物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又統四端兼萬善故曰善之本人若不爲私欲所累而有以全其本心之德則與天地同體而萬事萬物皆得其理矣故程子只教人求仁

伊川曰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繫辭於咸九四爻明屈伸往來之理而程子復因而釋之言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如氣機之消而屈也則爲日月寒暑之往氣機之息而伸也則爲日月寒暑之來其間來而復往往而復來屈之終卽伸之始伸之終卽屈之始循環所以不已此天道自然之常理人能知此常理默而觀之則知天地之感無心聖人亦以無心感之斯爲盡道否則憧憧往來有不勝其朋從之擾者矣

伊川曰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此釋恆卦彖傳曰終則有始朱子本注曰久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終者靜之極始者動之端窮夫恆非一定之謂也而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至變之中有不變者存焉乃常道也日月所以久照四時所以久成聖人所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天道人事皆是如此非知其道之自然者則亦孰能識其互萬古而常然也哉

伊川曰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

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此因革卦上六爻辭而發明之言人性本善固宜無待於革而有不可革者何也蓋以性而言性即理也天所以與我之理則皆善也以才而言人受天之理以生而所生之氣質有昏明強弱之異故其性之發而爲才者亦異也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愚不移則昏弱之極者然非不可移也乃不肯移耳所謂下愚不移也

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因言下愚之不移者有自暴自棄兩種人蓋人性本善若肯以善自治發憤向學百倍其功斷無不可移者雖其氣質昏弱之甚亦可漸摩而進所謂愚必明柔必強也惟自暴者咈戾而不信乎善乃自暴害其性所謂剛惡是也自棄者雖知其善而怠廢不爲乃自棄絕其性所謂柔惡是也彼自處於不移之地人安所施其移之之力雖聖人無如之何此仲尼之所謂下愚不移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觀自暴自棄之所爲以爲不移商紂資辨捷敏才力過人于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而終不免於愚之下者聖人以其自絕於善故謂之也然既自絕於善則亦眞爲不善之歸矣然則愚之下者雖屬氣質而暴棄則屬人事氣質之下愚所謂困也暴棄則困而不學者也其愚尤下矣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夫既謂之下愚而革卦上六乃曰小人革面其所以能革者何也蓋暴棄之小人心雖自絕於善然未有不知威刑可畏而思自脫於法網者則卽此畏威寡罪之一念猶知所革而與人同也惟與人同所以知人性之本善而其至於爲不善者非性之罪也非性之罪亦安得專謂才之罪哉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義一也對擧言之者理是
民有物有則也義是所以處此理者所謂天生蒸
也朱子曰理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
置合如此陳北溪曰理是所以處此物上之義
能識是物之理則知所以處之之義矣
伊川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者
性陰陽者二氣之名以太極圖說觀之先動而後靜若有
端倪之可尋而不知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豈有端乎以易
大傳觀之先乾而後坤若有始初之可推而其實一陰一
陽之謂道豈有始乎蓋動靜陰陽之所以然者道也道循
環而無閒斷有起頭處無閒斷則尋不
出起頭處故曰無端無始惟知道者始可與語此
明道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仁者人
之天理故爲天下之正理心存則理得是以秩然而有序
者禮之所由生也蕩然而和樂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本必
亡而正理要論語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而不仁如樂何所謂無序而不和也

明道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理本渾然於有生之初而人
各足乃爲君臣父子而多虧欠於有生之後如君仁臣
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皆天理也取諸性分而
不能盡友恭義順之理則是不盡分矣分者職分之
所當爲理者性分之所固有惟不知其爲性分之固有故
何而後盡其職分之當爲然則如之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
也此言知道惟在進德忠信德之本也從心發出無一不
盡是忠循乎物之實而無違於其理是信越於也孔聖
於乾卦九三文言直指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君子一言一
動守此忠信終日之閒常瞻對乎上帝不敢少有欺慢也
忠信便是立誠誠實也忠信亦訓做實但誠是自然實底
忠信是做工夫實底誠則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
皆在其中忠信則專指人而言所以存此實理者君子見
得此理本之乎天若有一毫怠惰一毫欺僞之意則無以

立誠而棄天之所以與我是以終日乾乾如對乎天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蓋其終日對越者何也理之在天與在人一也上天之載無聲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者太極之體也易有太極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者乃循環自然之理則謂之道此理微妙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但見其運用無方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道賦之於人謂之性循其性之自然爲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則謂之道因其所當行之道修明而品節之則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天道爲人道之所從出故天者道之統名而君子所以終日對越也　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有實理則有實氣可知故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浩然者盛大流行之貌蓋氣之盛大而流行者本天地之氣而人得之以生則天人之氣一故得養而充即有以養其剛大而復其浩然之本體失養而餒即無以配夫道義而不能全浩然之大用孟子發揮到此可謂盡天人之蘊而無餘事矣君子安得不察乎是而終日乾乾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大小猶多少也理也氣也天人無閒即誠也即忠信之實體也故子思論鬼神之盛至於如在上如在左右流動充滿多少大事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言天人之所以相通者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無少空隙無少閒斷不過此誠而已則君子忠信以立誠安得不乾乾對越哉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徹上徹下只是一誠可見日用之閒無非自然實理之流行特以其無迹象之可窺形而上者爲道以其有事物之可指形而下者爲器須著如此說耳其實道寓於器器以載道本不相離但得道在不繫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亦敬循乎道而已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不繫猶不拘也人能終日忠信對越在天則不違天而道在我矣但得道在不拘人己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閒知道者進德而已

明道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
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人
之天理周流無間少有間隔便是不仁如手足有痿痺之
病醫書謂之不仁此言最好咀味蓋手足痿痺外邪間之
也物我扞格人欲間之也仁者視天地萬物本屬一體莫
非己身內事人能認得親切則此心之仁何所往而不至
惟有私欲以間之則天地是天地人物是人物而不屬於
己自不相干涉如身與手足豈非一體而氣不貫則謂之
不仁其形雖具不屬之己矣然則藥四體之不仁而貫通
於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治必體之不仁而貫通於
身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豈無其方乎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
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承上文而言
如是者乃聖人

示人求仁之方也博施濟眾就事上說乃仁之極功德與
位並而爲聖人者始有此功用至難言也所以夫子止就
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立者扶持之使植其生達者通
達之使復其性隨時隨地觸念而發取之已而至近譬之
人而可通求仁之方莫切於此於此觀之
可以得仁之體而天地萬物皆屬於己矣

明道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此是程子兼
性正與孟子性善之旨互相發明而非如告子生之謂性
之說也生是氣生之理是性然氣非理不立理非氣不行
人生而成形氣與理俱而受之以爲在我之性則言性離
不得氣性卽氣也言氣離不得性氣卽性也而總皆生之
謂也若告子所云則遺理言氣專以有
生之知覺運動者爲性詞同而意縣矣人生氣稟理有善
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理本有善而無
五行之氣以生其中交感錯綜參差不齊則不能無清濁
偏正之分而理斯有善惡惡亦謂之理者本非惡但流而
或過或不及便是惡是亦理之所有也雖曰理之所有而
性之本然則善而已其爲惡者乃氣稟爲之而非性中元

有善惡二者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惟理有善惡故有穆克岐克疑之類有自幼而善者如后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同一生也而性之不同如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是氣稟之不同有然也氣稟即是性矣由是觀之善固爲性惡亦清濁偏正不可不謂之性蓋雖非性之本然亦是氣稟生出來的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也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釋生之謂性之意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其有善無惡不容說但只可謂之理不可謂之性理是天地人物公共底道理性是人生以後此理具於我而爲我所有者性字從生從心才說性時此理已附於形氣之中便兼氣稟而言不全是性之本體張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天地之性乃性之本體也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就其中認出不相雜者而爲之言耳　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此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性是就造化源頭處言其氣之意夫子繫易有曰繼之者善也物只箇渾然至善之理今人說性正說此一句蓋造化之賦予者本善則我之受於造化而爲性者亦無不善可知孟子言性善意本於此此語極精然性之原固善麗乎氣便有善有惡猶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所謂繼之者善也者是專就原本上說來猶以水就下之性言之水無有不下者若於流而未遠之時勘驗其遠近清濁之分則固不同矣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無煩人力源清而流亦清者有流之未遠已爲沙塵所溷而漸濁有流之甚遠然後沙塵溷之而有所濁又於溷之之中亦有濁多濁少此皆源清而流不清淺深也水之清濁不同不得以濁者爲非水故性之善惡

不同亦不得以惡者爲非性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澂治之功矣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之意蓋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之意蓋人之氣稟雖不同而性之本善則一非其本氣稟之有時陷於惡則亦可以宜加澂治之功澂治者擇善而固執是也所以用吾力也敏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則其清速而愚必明柔必強矣若用力緩於前怠於後則其清遲矣況不用力者乎夫性之惡者有以澂治之而復其本然之善則只是元初理也猶水之濁者澂治之而及其清卻只是元初水也固不是此濁彼清將清來換濁亦不是既清之外另有濁取其濁者置在一隅可見水元來清性元來善此孟子以性爲善之謂也豈有善與惡並在性中對立而並行也哉前曰相對而生此曰相對各自出來前就其涵於中者以體言也此就其見於外者以用言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此又以中庸性道教之旨明之言此理之有善無惡乃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所謂在天曰命也我受天之命以爲性順而循之因其自然之理以爲日用事物當由之路則道也道無過不及而人不能無過不及之偏聖人於是循其道而制爲禮樂刑政以修之俾各得其本然之善則只是元初理也猶水之濁者澂治之而及其之本然則自天命以至於教非人私智所得加損於其間而要惟聖人爲能盡乎性而至乎命也故以舜事明之舜有天下而不與依然人生而靜之初渾然一理在中所謂性之者也無煩人力之爲也人未能如舜之性之則溶其源澂其流烏可以不用其力哉

明道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天地間天理流行之妙隨處發見故萬物之生渾是一團太和元氣充塞遍滿於上下之內而不靜觀不知也周子謂窗前草不除與自家意思一般正見得天地氣象在我而我

之生機流行亦初無一息之或停矣

明道曰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程子欲人於萬物生意起時體驗仁理也生理周流固無一時閒斷而於其初生之時萌芽發露直達悤切所謂生意也此處尤最好看蓋萬物之生意始於元元即仁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之統天則貫通乎亨利貞之德徹終始都是一個元然曰資始則其生意勃發正自此始前此物猶伏藏而未可觀後此物已散漫而不易觀唯觀於此而知元爲眾善之長所謂仁者觸處呈見矣所以程子嘗說雞雛可以觀仁切脈可以觀仁雞雛是生意貫通處而朱子亦云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卻看皆與此意互相發也難

明道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猶言軀殼滿腔子即渾身也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惻隱之心即天地萬物一體之心充塞於人之身者故程子就人身上指出見之是小腔子天地是大腔子人身渾是惻隱之心所以可塞天地天地亦渾是惻隱之心所以品物流形各正性命胡敬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渾身都是此心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要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耳

明道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天地萬物陰陽陰陽判而兩儀立其間動靜屈伸往來消長寒暑晝夜上下左右推而至於方圓柄鑿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類或以類而相對總未有兀然獨立而無對者此皆眞精妙合自然而然之理非人力所安排者如所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反覆思之眞令人手舞足蹈能會於意言之表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也

明道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此言未發之中勉人當敬而無失也萬物

莫不本於天萬事莫不本於性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天命之性卽此而在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恰在中閒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程子體認旣久灼然如一物之在目見得天地閒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者蓋中便正正便一毫不容走作稍違其正則出乎中而不是自然之理矣然使心有放逸此理安能無失必如中庸上文所云戒愼恐懼乃是主敬工夫學者存養此心果無須臾之離則大本克立而天下萬事萬物各得其理矣故曰唯敬而無失　最盡

伊川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心公私之別天理人欲之分也蓋天理流行之初天地萬物本皆一體自牿於有我之見而以人欲參之斯與天地萬物睽隔故人之心惟公則天理渾然雖有親疏遠近差等之分而胞與無閒未有不一者也若人心一私各分彼此則朋從憧擾而有萬殊之勢不能使之一矣語云人心不同如面正言人各一心只是私意起而天理亡耳然則存理遏欲之功烏可須臾閒斷乎哉

伊川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統天下之物論之莫不有本末之辨然卽一物之末而本亦具乎其中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蓋理形而上者也本也事形而下者也末也本末也然事也必有所以然理也事有本末理無本末故不可分爲兩段

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凡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此言事物之中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可安排也蓋中無定體權乎事物之大小輕重而可否焉可爲則爲爲之是也不可爲則不爲爲亦是也奈何有楊朱者不知有仁但知爲我推其心至於拔一毛而不爲又有墨翟者不知有義但知兼愛推其心至於摩頂放踵而爲之此二者之非中易知也

乃至有徘徊於爲不爲之間如子莫者其爲我不敢如楊朱之刻其兼愛不敢如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中間以爲中不知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義精仁熟自然無過不及而實未嘗有意於執之也若胷無權衡膠於一定則中無形狀怎麼執得是徒泥乎中之迹未識乎中之義者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恰當不易道理非移彼以就此非截長以補短所謂天然之中卽在那事那物之上不必安排著意稍著意焉則雜以人心臆度之私而失天理本然之妙矣此子莫之非中難知而孟子所亟欲闢者也總之三聖所執之中中是生活的子莫所執之中中是硬煞的生活之中無定而有定惟其宜而已故中庸曰時中又曰時措之宜硬煞之中當變而不變則所謂權者安在故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知子莫執中之非中則庶乎識所謂中矣

問時中如何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道之所貴者中中之義於程子者程子因而詳告之盖中最難識非難識也不先明乎善以究事物之中移之彼事而已非前日之中移之今日而又非矣須是默審其理識之於心而變通其所以然且試以淺而易見者言之一廳則有廳之中一國則有國之中不可執廳之中以爲國之中推此類求之持身處世莫不皆然而所謂中者可見矣卽如禹稷之三過不入何以如是其急也當平世則然也設以禹稷之世而若顏子之居陋巷何以不改其樂也設以顏子之時而若禹稷之三過不入則非中矣此正所謂時中也熊敬修曰恰好是中件件恰好是時中又曰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中因物付物權以處物之義言處之之義各因其物之理而時之用神焉故可與權之難也

伊川曰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此二語因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故或以問程子而程子答之其所謂誠蓋就人言也无妄者實理自然無一毫之妄不欺者眞知實理之當然無一念之欺則无妄乃自然之誠聖人地位在人適如其在天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不欺是著力去做工夫善未明不敢自謂已明必求其明而後已身未誠不敢自謂已誠必求其誠而後已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故曰其次若李邦直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以不息爲誠是將功用做道理亦與至誠無息之解異矣得程子分別出來誠字之義始明

伊川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敎人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此言寂之與感分體用不分先後體之存用卽體之發無二致也泉之未發曰沖沙地曠遠曰漠物之始生曰朕沖漠無朕總以形容本體之渾然耳渾然之中而森然者已具蓋無其象有其理卽體而用在其中所以應之之用無加於未應之體如何分得先後夫所謂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靜也所謂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動也動靜非兩端猶木之根本枝葉上下非兩物枝葉是自根本中來者根本是自能生枝葉者皆是一貫也豈可謂未應上面一段事空虛無有及至已應之時待卻安排引入敎人去尋塗轍乎轍車跡也塗轍猶言路脈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卽伊川所謂只是一箇塗轍也若以塗轍待人安排引入則已應之時千條萬緒亦必有千萬塗轍矣如塗轍之出於一則未應已應一以貫之而不可分先後也明甚

伊川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盈天地間皆氣也而其所以運是氣者理也理生生而無窮則氣流

行而不息卽以近取諸身言之人身與天地通故一息而百理具焉鼻息呼吸之閒卽可以驗屈伸往來之義蓋氣之往者已屈氣之來者復伸只是造化之理則然非是既屈之氣轉爲復伸之氣也如人之鼻息呼出則散不能轉吸入來後此之呼又是氣至則呼耳亦如既謝之花蕊再開定非此蕊既凋之海水再盈定非此水但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所以氣有往來無間斷若謂後此方伸之氣仍是前此既屈之氣則是天地間翻來覆去人物只有許多定數造化之理亦幾乎窮矣朱子曰程子此段爲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此說不明尤易流入於釋氏死生輪迴因果之謬其不達於理氣之故甚矣如復卦言七日來復非謂既退之陽剝轉復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以易之復卦明之易言七日來復非謂既退之陽剝轉復來正言其閒陰陽循環元無斷續剝盡於上陽已復生於下物極則反之理如此也理通古今而無斷續氣隨人物而有生死始終知其所以生則知其所以死知其所以始則知其所以終天地閒無有伸而不屈來而不往者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流行若寒暑晝夜古今消息之故大段既得反而驗之吾身自父母生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寢興作息熟體精察則必洞然於理氣之說而無疑矣

明道曰天地之閒只有一個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天地閒消長變化循環無端只是一箇感應之理如屈伸則伸爲應伸以感屈則屈爲應至於屈又感伸伸又感屈而屈伸之相應者充塞而不可窮昭著而不容掩無非此理倘復何事明乎此則人當以天地之理體之於身使其表裏內外之閒無所拂戾無所虧欠而後得感應之正也薛敬軒曰感應之理於太極圖陰陽互根見之

問仁伊川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程子恐人之論仁者

不知性情之別故因問而使體認聖賢之言以辨韓子之非也蓋仁道甚廣大精微聖賢隨時言仁各有所指若不類聚觀之單執一說則既失之偏而前後亦相柄鑿如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也是以惻隱知其有仁就外面之可見者驗其中之所有耳後人遂以愛爲仁不知仁是此心生理從心中萌動發出自是惻然有隱因心之惻隱推到那人物上遂成個愛則仁爲愛之根惻隱乃根之萌芽而愛又萌芽之長茂已成者也愛是情仁是性猶曰仁是愛之性愛是仁之情云爾若專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須合孟子仁之端也一節體認出來便自得之端緒也物在其中而緒見於外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而退之乃以博愛爲仁舉其用而遺其體其說非也蓋仁未嘗不博愛博愛乃仁之用見於外者豈可便以爲仁乎夫子答樊遲問仁亦曰愛人而朱子解之曰愛人仁之用下一用字便明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學者得孟子仁人心也一語便認心卽是仁不知仁之與心正自有異故程子因問而辨之蓋孟子恐人懸空去討仁故言仁之切於人其實心是形之載理者不過血氣做成猶穀種是殼實結成的但其中具有生理耳穀之所以纔播種而便萌蘖者以其有生之性而卽以穀種爲生之性則不可人心之所以自然惻怛慈愛者亦以其有生之性而卽以人心爲生之性亦不可蓋生之性便是仁也惟仁具於心觸著便動猶穀種遇陽氣之發自生萌芽此乃所謂情也他日謂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說可參互而其於仁也庶爲得之矣

伊川曰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仁義禮智皆吾心之天理而仁包乎三者其道至大故三者易訓而仁難訓訓猶解也以此字之義通乎彼字之義而得其解也義者天理之裁制所以決斷事物而得其當然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疏貴賤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可否是非之辨故訓知仁則非可以一字訓也有以覺訓仁者謂仁無

物欲之蔽疾痛疴癢觸之卽覺夫覺自是智之用仁可兼智故仁者無所不覺且仁之知覺純是理若專以知覺言仁恐流入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說其說非也又有以人訓仁者謂天地生生之理以人體然人是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無閒斷夫仁固以人爲體然人是氣仁是理理從氣上識取認氣爲理其說亦非也當合孔孟之言仁處類聚而觀之或以體言或以用言或以體用兼言得其所以言之意說開說合沿流溯源研窮之久必有所得勿慮晩也

伊川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此程子決言性之所以善也性者人之生理卽所稟於天之理也斯理也造化流行之初則爲繼之者善人生稟受之後則爲成之者性在天在人一也然所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者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自家受這理於天而爲我所有之理故性卽理也一語朱子謂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眞實精切天下無不善之理安有不善之性原其所自從無夾雜只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已當其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仁義禮智之性渾然在中何嘗不善及其發也仁義禮智之性自然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隨應而出適中其節何往而不善無他節本具於性之中其所以爲節者理也惟無以養其性而守其理故或過或不及而不中其節然後爲不善而非性之有不善也善則吉惡則凶善者爲是惡者爲非自後而論是對待的從本原看來是分先後的不可以並提例論也觀程子此言而孟子性善之旨定矣

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因心而推本言之見心無不善也以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日用事物各有當然之義言之謂之理以人得是理以生言之謂之性以性具於中虛靈知

心之本善則不識天理流行之妙有莫之爲而爲者不知心之流而有不善則必不致謹於思慮之微以至離道之遠故綜源流而言之愚謂思慮之發正天人之交所謂幾也所謂獨也學者喫緊關頭在此

伊川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才字有二義一訓才質猶言材料質幹以體言一訓才能猶言他會做事他不會做事以用言性善則才亦宜善而有不善然者蓋性卽天理之本然出於天者安有不善若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爲氣質之性矣才出於氣氣有清濁則才亦有清濁而善不善因之以分雖氣所從出亦理之所爲固非天地之性之外另有所謂氣質之性而性是形而上者全是天理氣是形而下者陰陽雜揉便有參差不齊是以人隨所值或值陽氣多者則其才剛或值陰氣多者則其才柔或值陽氣之惡者則其才狡譎奸險種種不一或值陰氣之善者則其才巽順愿謹或值陰氣之惡者則其才躁暴忿戾或值陰氣之善者則如此至於得天地眞元會合之氣以爲清明純粹之才者其唯聖人乎此其所以有善有不善而性則無不善也孟

覺爲一身主宰言之謂之心其實性者心之本體理者心之所具命者心之原頭非有二也則寂然不動之中渾全天理心之本善可知及至事物一觸思慮忽萌那時天理呈見人欲亦乘閒而入方有善有不善蓋善善其本然而不善者外誘之私也人非盡能去其外誘之私以充其本然之善是以發而爲喜怒哀樂者未必無過不及而天命之性之具於心者或失當然之理而不自知矣然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心蓋情乃心之用而非心之體也愚謂心統性情情之善者是任天而動之情心善故情亦善情之不善者是因物有遷之情情有不善而心無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者以利爲本詳玩可以爲善矣又曰故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曷不觀之水乎水雖有必流之勢而當其渟注淵涵未見其流只可謂之水猶心有必發之情而當其沖漠無朕未見其情只可謂之心至於水流而爲派東西分行有未必安其就下之性者何嘗非水卻謂之流猶心發而爲情善惡錯出有未必合於自然之中者何嘗非心卻謂之情矣程子言此欲人反求而得所謂心蓋不知

子謂非才之罪及天之降才非殊等語直把才都做善看是從性善大本處發來不兼氣質之性言也必欲全備須如程子之言方密

伊川曰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性者人心中之天理完全畢具無所虧欠其大目不外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五常蓋就造化上推原來即是五行之德然所謂信只是實兼此仁義禮智而已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信也如木金火水定位於東西南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四季之間木金火水而無土都無所該載仁義禮智分旺四季之間而無信便都不實了故對五行而言則謂五常對四時而言則謂四端四端不言信者信已立於四端之中故也

伊川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心舍理與氣有虛靈知覺是箇活底物故曰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此就生人之道言之惟心之全體生生不息所以其端緒觸動出來便有惻隱之心如在天之元於時爲春萬物於此萌芽發露故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此就人身上指點言之蓋身猶猪於形氣心則通於神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一思便思到千萬年頃刻可歷千萬里故胡敬齋曰天下神速莫如心所以然者心具是理理無不在千萬年其此理千萬里亦其此理是以思無不到氣速不如神速神速由於理一故曰心是箇活物也心之靈如此可不知所以養乎

橫渠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張子極言氣之用以見即氣即理與虛空即氣之說合也坱然者盛大氤氳之義蓋形而下者是氣形而上者是理氣實理虛而實者不離於虛之中一而無二故曰坱然太虛以下正言氣之坱然處句句皆有太虛意末結無非教也仍合到坱然太虛上言理都從氣見得也大意謂天地之氣坱然充滿於太虛

無聲無臭之中其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生物者亙古窮今無時止息此虛實動靜之妙用由是而形其機之所在乎陰陽剛柔之定體由是而立其始之所由乎分陰陽之清濁判而爲上浮下降因感遇之聚結合而爲風雨霜雪人物萬有不齊森然流布其形山川萬古流峙昭然融結其質卽至小而酒之糟粕火之煨燼皆氣之渣滓統而觀之無非上天之以理示人所謂教也然則氣在而理具理具而教彰形上卽在形下之中有無混一所言虛空卽氣者於此尤可想見矣

橫渠曰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者流行之氣也紛擾者絪縕交合凝成人物之形質也陰陽兩端者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也循環不已者一大義由此立故人物之萬殊由此生游氣亦不外陰陽游氣是用陰陽是體陰陽之循環卽所云乾道之變化生人物之萬殊卽所云各正其性命也

橫渠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此言天地日在人中人當順他骨子也出王者出而有所往旦亦明也衍從容之意此四語大雅板詩辭蓋天者理而已矣仁卽人心所具之天理物物皆有天理是天爲物之體而不遺事事皆從吾心之天理做出是仁爲事之體而無不在試思經禮曲禮三百三千燦然畢陳無非愛敬懇惻之心發見於大綱細目之間而非繁文縟節之爲則仁之體事而無不在可知矣若夫人之往來游息而天皆與之俱豈真有物在上日監在茲哉理無往而不在人無在而非天由詩言觀之則天之體物不遺尤可見矣是故人而不仁必無一事可爲而稍有戲豫馳驅之心卽爲獲罪於天知天則知仁全盡乎仁卽爲全盡乎天張子之言極其眞切所以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豈荀揚所能到也

橫渠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此言鬼神之靈出於理之自然也二氣卽陰陽良能言屈伸往來皆理之自然不待安排措置一伸去卽生許多事物一屈來卽一物無有是屈伸者二氣而其能屈能伸者鬼神此所以爲二氣之良能也夫鬼神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也此曰二氣則以陰陽之對待者言而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言氣而理在其中謂爲良能朱子所以云橫渠此語尤精○此下六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列注參葉本

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卽物之聚散消長以明鬼神之理不外一屈一伸也物自初生以至少壯氣日至而滋息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而游散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蓋鬼神一氣機之動靜此其所以一往一來一屈一伸而不見其或窮所謂兩故化也張子又言曰天地不窮寒暑耳眾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其義盡矣

橫渠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此言性爲人所同得而大人盡性之非以自私也萬物本乎天天所命之理是爲性如水有萬派其源則一非我所得私但人皆有性而莫之能盡惟大人能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率性爲道能盡性則能盡道矣故已立必與人俱立已知必使人周知愛必兼愛使人得所養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成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驕知者智之用愛者仁之施成者義之遂自立以至於成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爲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卽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

橫渠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此言聖人之心純一不貳故隨感而皆通也一謂純一神謂神妙而無不通譬之人身四體本是一物故觸之即覺不待心之思慮使有所覺而後覺也此正易繫辭傳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使未至於純一則有閉斷而痛癢有所不覺矣蓋天地之爲物不貳故妙用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莫測其理一也

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此言人心之妙包乎性情發前聖之所未發而大有功於後學者也統主宰之謂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也蓋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則人所稟受於天之理而具於心者其發於智識觸於念慮皆是情朱子曰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學者以是觀焉則凡所以靜存而動察者皆心實統之而不可以須臾或放張子此言可謂深切著明矣

橫渠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物同具此性而氣不能無異所貴盡人以達天也凡物有是氣則有是理理氣合而成性此人與物之所同也但性之稟賦雖同而氣之清濁各異由其氣有通蔽開塞故或靈或蠢有人物之別由其蔽有厚薄故或明或昧而人有智愚之別彼塞者得氣之極濁故牢固而不可開此其所以爲物也若均之爲人而不能無蔽其爲蔽之厚者雖非極濁而鄰於濁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至蔽之薄者介乎清濁之間則開之也易夫人特患不能由學以開之耳開則以察識之明加擴充之力由是上達乎天之道不與聖人合而爲一乎蓋在人爲仁義禮智之性在天爲元亨利貞之天道本同一理誠不爲氣拘而至於開則天人合一聖凡同歸人奈何甘自暴棄而至下同於物乎

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舍重刊藏版

近思錄卷之一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張亨嘉燮鈞覆校
閩縣郭雲珂玉潭分校
侯官陳爲新咸臣分校

子朱子原編

儀封張伯行孝先集解

後學尹會一參訂

爲學凡一百一十一條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爲學之大凡矣

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此周子欲學者立志以幾於有成也希期望也道無窮極學貴上達聖人生安之質地位儘高猶不自滿足孜孜矻矻思爲法天之學是有心無爲之聖猶望無心成化之天以爲期若斯也自聖而降則有賢是才德過人者也然亦不敢自怠其功力必朝夕勤苦以聖人爲歸是學知利行之賢亦望生知安行之聖以自勵若斯也況號爲士乃人中之秀方入學問之途可不厚自期待求致其知勉

獨不可志乎顏子之學學孔子也孔子不易追顏子之學
獨不可學乎故伊尹之志不必其治亦進亂亦進也授受
取予之嚴即是天下不與之家法乃伊尹所志而士之當
志者也顏子之學不必其聞一知十不違足發也語不惰
而進未止即是不厭不倦之眞傳乃顏子所學而上之
當學者也士能以此爲志以此爲學所造又何可量耶過
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過不及指用力而言
用力有淺深則所至之遠近隨之用力精勤有進而上之
之量則便越於賢而造聖人地位或用力稍遜僅得追而
隨之則但得與之齊量而爲賢人之詣即用力不足瞠乎
在後而有爲善之實亦自有表見而不失於令名此皆工
夫之旋至而有效者士亦何憚而不奮然於所志殷然於
所學乎噫周子論志學而遞降以求之如此其所望於士
者切矣世之爲士者若能知此志此學乃本天之道而爲
聖賢相傳之業自將反其所以希榮射利好異矜才者而
一歸於正大則志學交進不患無成出則爲王佐處則爲
純儒唐虞之風尚可復覩而洙泗之澤庶幾再振也夫

濂溪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

其行以庶幾賢人之詣乎蓋能刻勵向前則可漸進不已
由賢以希聖希天而無難若不能立志頹廢其功不惟不
可以進於聖賢幷不可以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
言士矣學者可不勉乎

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
三月不違仁承上文賢希聖而言商之時有伊伊聖門之
中有顏淵皆大賢也伊尹耕於莘野樂堯舜
之道其應成湯三聘而出也惟欲堯舜其君民使其君不
爲堯舜之君則伊尹必恥之天下之大有一夫失所則伊
尹以爲辱觀書言而知其心惓惓以堯舜爲期是伊尹之
希聖也顏淵居於陋巷樂仲尼之道其承夫子克復之教
遂能純養其心性至於不遷不貳懲忿深而改過勇何私
欲之淨耶三月不違歷時久而心理純何天德之剛耶讀
論語而見其孜孜好學以夫子爲歸是顏淵之希聖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賢者以策士也士固當希賢而欲希聖審所學蓋志必取乎高而千古事業
學必求其正而古今學術之正孰有如孔子乎伊尹之志堯舜也堯舜未可幾而伊尹之志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此
道爲大平日講習討論入乎
至精辨之至當便可存之於
淡洽由是蘊蓄既深油然自
之妙而凡日用動靜無非以
極其純粹矣至於德行既充
新者著爲富有而莫大之事
體有用之學也雖有德必有
之文然德行爲本文藝爲末
實之辭既無當於身心性命
務君子何取焉彼工於華麗
趣之卑陋甚矣學者尙其務
修德而求之聖人之大道乎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
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
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此篇見程子所學之

正而其得力於濂溪者深故其文無一字不從太極圖說
流出也當今世儒劈頭一箇學字便不識向下東走西作
都無是處不知學乃本天道理聖人學天故人欲求天理
之學舍聖人其誰與歸今人若聽見學聖人便相與嗤而
怪之不想儒者不學聖人將學箇甚勿論發策決科希榮
逐利怪誕異端之學弊謬種種即從事詩書六藝而不切
實爲已倣效聖人之爲縱朝夕記誦作一場話說無益也
程子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
生據問以答之而設爲辨難之詞謂聖門弟子三千獨顏
子稱好學竊意詩書六藝三千子所時習者未必顏子獨
也顏子默然無以異於衆人而夫子獨稱之則其所好者
果何學也曰學者非他凡以求至於聖人之道也而或以
聖人之道亦高矣豈後之人所可學而至歟曰然人特患
不學耳不學則不可至學則無不可至也此開篇第一義
正程子嘆學之言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承上文更設問所學之道而應之也蓋學原所以學其爲
人未知學當先知人所從來人本之天地者也天地儲藏
陰陽之精會合沖和以成變化遂有水火木金土而五行
雜揉生生之用以著於是所生之中得五行之最秀者爲

人乃天地之精英所萃也無論智愚賢不肖皆當思其理氣之固有以盡其日用之當然使徒醉生夢死於天地間其所以爲人者安在乎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此學之所以貴切己也

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此繼善成性之事人生之初其本粹然無妄而眞淡然未紛而靜其未發也五性也沖漠無朕而中涵變化生成自然之氣以妙變化生成實然之理而五性已備具無少欠缺焉五性之目曰仁義禮智信是卽所謂性善也學之所以貴有盡心知性之事也　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又言由性而情之事人生而靜有靜則不能無動而動未有不因乎形者也蓋氣雖載理以成形然形旣生矣便有五官四體之器有時在外之物感觸其形器而相交相引遂不能無動於中其中一動心志亦因之有所繫而二五之性流爲七情遂紛然有雜出之勢矣七情惟何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所謂發而必有其節者學所以有因性治情之功也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情出於性者也而亦足以亂性蓋七情之出本有相牽日甚之勢若火之然旣炎而不可撲滅則將放蕩而難救至於放蕩難救滿腔子都是情欲用事此心不能自主而其性之本根卽爲鑿害而不固矣是故明覺之人知有此病當情之初動必約束之使合於無過不及之中而中其節然後有以正其心而使之無偏養其性而使之不害彼昏愚之人則不知其弊無以制遏其流反縱而恣之使其情之所之流蕩忘返不至於邪侈放辟不止蓋至是則所以梏害其性者已深勢將舉其所謂仁義禮智信而盡亡之矣學所以貴有存心養性之事也自此以上論其所以當學之故

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言學之道固當實求諸天人性情之間然未有不眞知之而能好之者也故必此理先明白了然於心知其所從入之途與其所歸宿之地下學上達自有先後而不可紊然後循序漸進力而行之以求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之域若子思子所謂自明而誠由教而入是也此學所以必先致

知而好之情從此生矣　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承上文明誠而言既由知而好必至於樂而後爲好之深也蓋思誠之道在乎實見斯道不遠於人而學必可以進乎道方謂信之篤信之篤則所以行乎道者必果決而不惑行之果則所以持守乎道者自堅固而不搖由是而仁義忠信之道念念不忘不使一刻或離於其心好之切於丙者然也心乎好之至於急遽苟且之時必於是傾覆流離之際亦必於是而好無間於常變矣極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而無不於是而終身之好又可知矣好之既久而弗失則處之愈安而常貞一舉動容貌之間周旋進退之節無不適中乎禮如是則行純者志愈密外熟者中愈堅邪僻之心無自而生幾幾乎有從容自得之樂矣此一節深明好學者之情也　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顏子所學也顏子深潛純粹而博約功多竭才已久一聞四者之教遂坦然信之而無疑蓋視聽言動止絕其非禮之緣而天理便可渾然無閒顏子終身爲學親切工夫莫過於此四勿字乃是好之基四面掣斷而中心自堅也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顏子之學在於事者易見而顏子之好在心者難明則惟於仲尼之所稱者求之而已如中庸引子之稱其爲人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其好之精神已見於能擇能守矣而其稱之以告哀公也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即繫易而稱其庶幾亦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其好有深於中者安能懲忿窒慾改過遷善之勇若此也此其所好之篤所學之道有歷歷不誣者又何怪乎聖人之稱之不置而聖人之道之不從此而幾也乎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

顏子之善學聖人者也後人不達其故以爲聖乃絕人之
詣本是生而能知原非學力可至遂相與震其名而忘其
實絕口不敢言學聖人則當其爲學之始而其道固已失
矣舍自己身心不知其可以爲聖者而好之日從事於詩
徃其弄筆墨之資於是巧飾其文富麗其詞以悅人耳目
爲工雖使光榮華采衆人羣服其言而大本已非求所學
之至於道者鮮矣然則今之所好之學自不同耳夫學非
令聖人之道架漏千載且謂天地精英歷久不一發其奇
何多誣也抑又思之程子之學得於周子者今觀所論宗
旨次第與太極通書處處吻合其學周子與顏子學孔子
若出一轍濂溪有云學者當尋孔顏樂處又曰士當學顏
子之所學方今學人豈無作聖之資乎願與尋周程之所
好而欲學聖人之道者請自學程子始

橫渠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此見程
子知性

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
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此又言聖人顏子之所以
道而聖必可學而至也夫顏子得聖人爲依歸固學之而
日期其至者也然聖人則生而知之不待思而自得安而
行之不待勉而自中顏子則由於學必待思而後能得其
理必待勉而後能中於道其息之間所未能一蹴而至者
數者薄無以究其所學耳以其好學之心若幸而加以年
歲之長則極其思勉不日亦將進於能化而聖可幾矣又
誰謂學聖如顏子而不可至於聖耶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
而不可至於聖耶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
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
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
異矣未言後人所學之非故去聖日遠非聖不可學也蓋
聖如孔子嘗自言好學而顏子亦以好學見稱此正

之學卽周子所謂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理也通篇就累於外物上折辨而此先與論定性之義蓋橫渠亦知吾所得於天之理本自寧一無累而此中究不能不動心一動而外物卽有紛擾之病矣故問如何而使之無累亦是其刻苦意多於性之自然上少理會也不知性卽理也天下無不定之理則無不定之性纔說求定便已不是性程子所以先與之論性之定也所謂定者非能使之不動亦非必離動而後定順理而動動亦定也卽靜時不過是此理故靜亦定也天下無性外之物何所迭於事之往吾心非無物之性何所迎於事之來吾性卽是外物之理何所分爲在內之性凡物卽是性內之理何爲在外之物如是方可語定矣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姑以己性與外物交接時言之苟以在外之物止屬爲外應之者必牽己性以從乎物是以己性爲有內外必在內方謂之性外此卽非性而天下無是性也且以應物之性卽將隨物而之於外則當其在外應物時性必不在內矣然何嘗無在內之性亦何嘗另有箇在內之性今必專就內以求定是有意於絕外誘之物而不知性與物理通一無二原無內外也今既以內爲性外爲物不爲一本則感應之際便有管攝是性在內爲一本物在外之彼之此之紛又烏可遽謂之定哉若性則未嘗不定者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夫未知己性獨不觀之天地乎性命於天地之常理卽性理也天地何嘗不妙萬物乎雖不可以心言而所以爲主宰爲運用卽其心也然不過以其心順動而此理此氣已普徧乎萬物而化工寂然一如其無心焉是天地之定也又不見夫聖人乎聖人渾然天地之性其常性卽我之性也聖人固亦應萬事矣雖不可以常情論而所以爲感通爲乎洽亦其情也然不過以其情因應而隨機隨宜已周浹乎萬事而措施恬若亦如其無情焉此聖人之定也故君子之學學聖人以順天地者也莫若廓養其心使擴然無一私之存而大公

而索照也此又言人情之常蔽以明其不能大公而順應也人情見理不明故各有所蔽而難與入道大率患在於自挾一己之私而欲用其察察之小智自私以己御物而不肯應乎事物則出而應物凡有所爲皆欲以己之私而欲用其察察之小智自私當然之迹安得有順應之妙用智則當其存主於中自負明覺皆是機心用事而不能任其本體自然之哲安得有大公之休今也以外物爲累而惡之是謂物與性不相關也私甚矣是謂性中本無物欲於無物之性求見其所以定也不幾於用智乎此猶反其鑑之明而於背之昏者索其照焉不可得也不惟不足以絕外物之來幷與其性之定者而蔽之矣如之何其可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引艮卦象辭及孟子之言以證自私用智之不可也易艮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人心止於所當止內不見有己象艮其背不獲其身外不見有人象行其庭不見其人明此心之不可自私也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言世之以其私智言性所可惡者以其穿鑿之見不出於自然亦足見小智之不可自用矣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

以待天下之來正不必求其不動卽物之來也亦隨其自然因其當然而順以應之又何必以之爲累而慮其不定哉此固性之自定而定性之功亦莫切於此也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荀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又引易以見外誘之日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感物之情得正則吉而悔亡若繫於私感憧憧然往來不絕則物各以朋類從爾所思可見人心之感應原有牽引無窮之勢苟規規焉惟外物之誘是除恐除則除矣而一物方去一物復來此念纔消轉念又然將見滅於東邊火西邊又發煙矣不但日時不足那得許多除滅工夫且其端緒紛紜無窮亦未易以盡去其根而除絕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

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夫自私用智則是以物之在外者爲非而以性之在內者爲是矣豈知性固無內外乎與其以外爲非而以內爲是則不若不存內外之見一以理通之而是非俱可兩忘也兩忘則在內祇是萬物之理在外俱爲性理之推而內外澄徹貫通可無多事矣無事則無彼此膠葛紛擾而泰然自定矣定則以理爲主內外昭灼無蔽而明矣明則因物付物隨在皆宜尙何應物之爲累哉如是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以貫之定之時亦未嘗不如其靜矣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學者不可不知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此就聖人喜怒以明定性

之不爲物累也喜怒情也情本於性最足以驗性聖人何嘗無喜然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何嘗自私其喜聖人何嘗無怒然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何嘗自私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係於心適以喜怒見性之定也而喜怒原係於物亦不得以喜怒於物爲物之累也是聖人固未嘗自用其喜怒之智以應而又豈必性之不動而不應於物哉夫物之當喜當怒聖人且不以喜怒爲非又烏得以從外之物爲非而更求在內之性乃爲是也如必謂性以靜而定動則多爲物累今試以自私用智者之喜怒其累於物者多矣視聖人之大公順應得其喜怒之正者相去爲何如哉則定者自定不定者自不定而性之不必離物以爲定也明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末就怒之一節使外之可兩忘也蓋人之情易自非定性必不能無累於物平心觀理自見內忘其所怒使之廓然大公因而返觀乎理之是非以求物來順應之則當怒者自不當怒者怒之不當怒物定而性

亦定亦可見外物之誘不能累性而惡而絕之多見其膠於內外之見也如是則定性之全體於此可驗其於適道亦思過半矣夫自性術之不明也庸愚逐外忘內日爲物累而不返而異端者流每託於清淨以自私自謂內能見性而不知其遺外者適以滅性達如橫渠尙有卻物求定之意賢智之過將不免矣豈知性爲吾心之理推之酬酢萬變無非此理之用人但能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內外合一動靜胥宜吾自若其化聖人之有心無爲皆是如此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極天下之至賾而不可厭善乎濂溪之言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又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蓋亦逆知天下必有厭動求靜之弊故於動靜之交屢切言之程子此書之旨實本濂溪其言定性也反覆詳明但見滿腔渾然遇物灑落正足以藥張子力索之病而其有功於後學亦豈淺鮮哉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朱長文以書通伊川欲戒之欲其務爲實學勿徒事無益之虛詞以蹈好名之失也言君子爲學將以明理致用言本非所貴自古聖賢亦有垂世之言然皆其有感於世道人心不得已而然蓋其心以爲有是言以闡發是理則是理之精微曲折乃可顯明於天下使天下得有所考究以盡其用無是言則身心固有而不識日用當行而不知天下之理必有闕失而不能盡其用焉譬之器皿如農夫之耒耜食用之陶冶其器皆不可少有一件不制則生人飲食服御之道必有欠缺而不足矣如是則聖人之言雖欲已而不著其可得乎然雖不得已猶必寧實無華其言已包涵盡天下道理而其卷帙亦甚約知聖經賢傳是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

中人說法耳君子欲學聖賢心之所存自有務實工夫若虛聲所著非所當汲汲者矣蓋實行若立則有德必有言言爲世則名亦隨之徒欲以言留名於後竊恐浮詞害道愈貽後人擬議之端又何名之與有程子之於長文抑何愛之深而詞之切也

伊川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此程子釋易乾卦九三文言之辭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乃言實心是爲學之基人能盡心而信實何行不可立故存於中者無念不實使此心充積極盛則無虛假無間斷而德性遂日進於高明此所以進德也又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乃謂樸質者載道之器人能恬默敦篤何事不可受故見於事者修省言辭擇可言而言之使此志篤實輝光則無浮僞無游移而學業亦可居之以爲安此所以居業也內外交養君子進修之功誠大矣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夫德業必由知入也其曰知至至之乃致知之事言欲有所至者必求知其所

反害於道必矣此言後人之言無益於世而反害乎道也後之人不知求道當其始執卷讀書便以作文章爲頭一著事生平刻苦用功風雨不廢寒暑不輟所爲文連篇叅牘動輒多於聖人然取其書觀之不切於人心不關於世道有之無所補益於人無之靡所闕失於用徒煩人耳目愈多愈可厭乃無用閒話若贅疣之物耳且不止贅而無用其繁而愈汎離心性之眞支而愈歧失事理之正反爲道害有必然者學者烏可不戒乎

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長文來書又云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原學者爲己事乃欲作文見意使後人知而稱之乎此乃衰世好名之私心其失亦甚矣或者曰夫子嘗言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原非聖人所禁然夫子所云者乃疾此身既沒無實有諸己之善可以爲後世稱道耳非空疾其無名也如以爲名者可以鼓舞人爲善之心好名何必不足爲君子顧此第爲

由至之遂與其所以至之知之者必在於未事之先則志有定而心亦豫故可與幾如孟子論孔子而以樂之始條理喻其智者亦此之謂也知終終之力行也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德業又以行之事言既知其所終成之業則必不留餘力勇往進前而敬謹持循以終之守之者在已事之後自能使工夫有著落道理有歸宿故可與存義即孟子論孔子而以樂之終條理喻其聖者亦此之謂也此乃學中知行並進徹始徹終工夫故文言以此明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人能法乾九三以進德不患不崇業不患不廣矣

伊川曰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也此程子發明易坤卦六二文言之辭文言論六二之直而謂敬以直內者何也人之內心不直以其中無主也敬則心一而有主故君子之主敬所以直其內也文言論六二之方而謂義以方外者何也人之外行不方者以行無所守也義則事宜之可守故君子之守義所以方其外也有主而敬立矣敬立便能約之使中持之以健而內志順理自直遂而無回曲之患有守則義立矣義立而形於事物之間皆有整齊畫一之軌則外行有則自端方而無防檢之踰然義雖形於外而所以形者皆定於心之裁制究非在外也程子恐人因方外而有外義之見故特指而言之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敬義特惠不立耳敬義既立夾持而進其德日新而盛光輝光不期大而自大矣至於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則內外交養左右逢源德便不孤而自此發越推行無所用而不周通無所施而不順利孰見其所行之窒礙而以爲疑乎人能法坤之六二以爲學則體立而用行矣

伊川曰動以天爲无妄卦象辭也无妄內震外乾震動也乾天也動以天則所發純是天心故爲无妄若動以人而

哉此程子釋易无妄之義大矣

有物欲則是妄矣存得无妄之心則順理而動無所不通无妄之義豈不大哉占曰元亨洵不誣也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正謂无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既曰大亨矣而必利於貞者何於邪然苟無精義之學所行或不合於大中至正之理則亦妄也卽此便是邪心也且心既已无妄則但當保其純一之意不得別有他歧而有所往往則離其眞而爲妄也故无妄彖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皆戒之之辭可見學雖以存誠爲大而居敬窮理亦工夫之最切要者也

伊川曰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得此程子釋易大畜卦象之辭也然非由學問之道則無以大其畜故君子體大畜之象以爲學在多讀詩書聞前古聖賢所垂之言與其所行之事此非徒資博覽也欲考其行事之迹以觀其利用之道察其立言之旨以求其心理之同歟識細繹使浹洽而得之於心自然充積極盛融徹貫通蓄成其德如乾之剛健艮之篤實輝光日進於崇隆而不自知矣君子之畜何大如之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易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爲山上有澤其氣以虛而通君子體其象務使此心虛公無我以受人之感則亦無有不通之理矣伊川作易傳以解之曰凡人中有所主則實無所主則虛皆不足以言感通之妙惟聖人中無私主實而能虛一片天理公心而未嘗先立意見如是則人感我應我感人孚無感而不通若未能忘私其相感也或示寬深之量以容納之恐貌結而心不洽或擇其可合而承受之恐得其同而或遺其異皆非聖人大公無我有感必通之道也聖人則無所不感無所不通如山上之有澤而已　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感以正而通九而居四不中不正不能無私係者也故其辭曰得正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則但其朋類從爾所思而已程傳解之曰人之有所感乃其由靜而動之機也故咸諸爻皆以人一身之形取象四居股之上脢之下正當心位辭不言咸其心蓋以感乃此心爲之可不言心也感之道必無所不通方見感之大有所私係則偏著雜亂害於感通之正理所謂悔也故戒之以貞言聖人感天下之心至公至正如天地寒暑之氣雨暘之澤無不有以通於物而物亦無不化其氣而應者亦惟得其貞而已貞者虛中無我所謂普萬物而無心者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一隅猶言一處也言感既必以正矣若物我之間往來憧憧然牽纏不絕用其私心以感乎物則意思所及之物或有被其感而動者意思所不及則不能感之使動也蓋以有所係著之私心在我既偏倚滯濕而主於一隅之隘一事之小矣豈能廓然洞達順而能乎虛而能受而無所不通乎合成之象辭與九四之爻辭而參觀之可見聖人之善感止是公正二字人能虛公正大以存其心其於感通之道思過半矣

伊川曰君子之遇險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此程子解易蹇卦象辭也蹇象內艮外坎山上有水則見險當止而不進君子體蹇之象以爲遇險而止者豈徒止而已哉君子遇險阻之來必反而自省其身凡存心行事或有所失而致此遇乎如果有失是在我有所未善於逆境乎何尤則當速改其失焉如果無所失是在我無歉於心又何困厄之不可安則當加勉而使之無失此乃自修其身心之德者也如

是則安蹇之善術亦
無非痞蹇之要道也

伊川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此知行並進
之道也行以
知爲先知以行爲據非此心之明早知事物之所以然何
以循其所當然之則此身之動亦將無所往矣非此身
之動有以體其所當然之則雖知其所以然之理而此理
亦終無安頓處則此心之明畢竟無所用耳明動相資德
業自能進於盛大之休此亦豐
卦彖辭明以動故豐之義也

伊川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
謂君子

此程子釋論語首章之義也學而言習者重復而
習熟之也時習者
浹洽於中心則說也何以言朋來而樂蓋我之學既有所
得之善便可推之以及人而使之皆善於是同有是善者
莫不興起而信從於我則講習日衆意氣日孚故可樂也
然又言不知不慍乃爲君子何也雖樂於及人而同我者
則知之異我者或未必知之未知則難免於詆毀而我恬
然處之絕不生慍怒之意是即易所云不見是而無悶者
也乃所謂成德之君子然則夫子之言蓋謂學之成己而
不學者所
能知乎

伊川曰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
見知於人也學所以明理非欲以博名古之學者凡致知
力行皆視爲吾身分內事故有所學不過盡
乎己之當然而外此皆所不計惟欲此理實得之於己也
今之學者凡讀書談道祇以爲門面好看事其有所學不
過求人之稱道而實理俱可不問乃欲見知於人以虛名
爲事而已程子解論語爲己爲人之意如此學者可不知
所務
哉

伊川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
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

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此程子欲道輔之窮經以求道也道輔名宋程子門人也言學以求道道以聖人爲歸聖人之道平易正直坦如大路學者欲行道所病在未知路頭不得其門而進耳若得其門循其序不息其程無遠之不可至也夫聖人之道不可見聖人傳道之文則可讀六經者聖人之傳道者也欲求入道之門不由於經其可得乎即今之爲學自號治經者亦不乏人然而不得其所以治之之要譬如買珠者空買其藏珠之櫝至其中之珠則不知取而棄還之此蔽人人皆然豈不大可笑乎曾不思經所以載道也徒誦其言辭以資記覽解其訓詁以便傳說而不能融會旨歸以求聖人之道雖遺文具在乃無用之詞如酒之醨釀無存特襲覬其糟粕耳將何所益於食飲乎此治經者所當戒也

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世間學者有治經之名無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此程子因易中修辭立其誠最是切實工夫不可不子細理會其立誠一語恐人誤認爲修飾言辭之意故切指而言之也言易中修辭立其誠本意蓋易之所言乃謂人能修省在外之言辭便是要立心中之誠意凡人多言而躁總爲心中誠意少耳果念念誠實那得許多閒言語若錯認修字爲修飾之義只是以修飾言辭爲心矣以此爲心即當其修飾之時已是爲僞誠何處立乎學者不可不猛省也　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體當者體認使之貼合也言若修省

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而然將日用間凡有所言便當
斟酌恐心口或有相違內外未能如一此乃是體當自家
平日主敬守義無念不實無事不方底工夫有此實事而
不敢苟則此中之辭不期省而自省而當其言辭之省時
即是誠意之立時矣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
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夫君子之所以從事於身心內
體精深廣大浩浩然何處著下手工夫惟是此理本實則
吾心亦必積於實纔有根基而爲可居之處既有可居之
過修省言辭以立此心之誠意爲修業要緊處蓋忠信內
積則無念不實修辭外謹則無言不實內外交迫止養得
一箇誠天下惟樸實頭爲可以載道之器此進德修業之
大業亦不外是故可以修業也　終日乾乾大小大事
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
業處然則合乾九三之君子觀之終日乾乾何故著忙乃
爾無論多少大的事別無他法卻只是在內存一點
盡心信實之意以日進厥德爲工夫下手處而在外又不

君子所以不得
不於此用功也

伊川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
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此程子欲學者知寬以居之之道也言人之於道原以篤
志爲期果能有志求道而勤懇切實爲心豈不是爲學之
誠意然若忙迫急切無寬舒之氣則急遽無序不中乎道
理之次第此欲速之心卽是私意而不誠矣蓋實理中自
有緩急相兼之用如健順動靜皆迭爲終始故人雖實心
向道亦必優游涵泳盡其自然之妙不容如是急迫反有
所害也獨不觀之天地乎天地之化寒暑晝夜亦是漸移
默運未嘗不循序有常也觀之而爲學之道乃可知矣

伊川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
爲近有用力處此程子教人希賢以希聖之事也學之準
的以聖人爲歸而欲希聖者必自希賢始
然賢人之學各從其資分爲工夫又不可不知所擇以爲
效法之要如孟子顏子皆大賢也孟子才氣高邁凡立論

行事多據其巔以爲見如言不動心言仁義以及辨異端明王道之類皆磊磊落落規模正大而貼實工夫或少及之學者欲學孟子一時尋不著下手處必無可依據顏子則從博文約禮上用工夫隨擇隨守沈潛切實學之者以之入聖人之道其途轍較近但看聖人平日論學論仁皆從切近做起即其自言亦第云下學上達則顏子所事工夫與聖人約略相類而工夫有所持循學者亦不患無用力之地矣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古來學者何人不可學然氣象廣大者學之恐有疏曠之失繩墨謹守者學之恐有狹隘之見得頭路已不差而質性深潛既入門又能親切行之極其大極細密人君依顏子做工夫下梢那有走作處謝上蔡亦曰顏子工夫眞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故學者須是學顏子

明道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此亦明道教人重內之學也凡事雖無不是學然畢竟心性工夫爲大學者用功莫若且省外面繁縟之事但專心致其知以明乎吾心本然之善及善既明而眞妄已分惟務進此心之誠使所存無非眞實無妄之理則知至意誠心德有日新之樂至於充積極盛自能發見而當其可凡其見之威儀發爲文辭雖不中乎道理亦所差不遠矣不然沾沾惟文章是習而無明善誠身工夫則所守無實而不約徒見汎濫失所依據終歸無功而已學者可不戒哉

明道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此程子教人居仁之學也爲學工夫莫切於求仁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此理體物而不遺體事而無不在至公至純至大至密最難辨識學者若能認得這箇道理全體明白有得於心方爲實有諸己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何所往而不通如此則根柢已全只要把事物上所得之義理時時來栽培此理使之充長堅固即窮經而求其義無非是要栽培此理之意則甚矣仁道之大學者不可不求而求之者又不可以無養也

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周子善陶鑄人故常使學者認取孔子顏子所謂樂者而所樂的是何事思而得之便能自見道也程子既有得之後乃知周子接引之善故追而述之欲人共領此意也蓋仲尼顏子之樂乃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身心所值隨處洞達故能灑落無礙此一段意趣懸想不得執著不得必工夫到時泰然有以自得方能領其大意故朱子教人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與道上尋不如就孔顏身上尋就孔顏身上尋又不如就自己身上尋尋亦不可以得之愚謂就境與是空尋其故須見其有所以樂之實在也

明道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學者所見每患其智不周而僅明於小而所期許亦病其安於近而趣或不廣然行之亦須量才力之所勝與次序之有漸若不量其力進不以漸則立志雖大不能如其所願徒爲勞苦其心力量既小而妄受艱鉅之任其不至於困頓顯越者幾何亦終見其敗事而已故明道連以

爲戒欲學者隨力自盡循序漸進毋蹈騖遠好大之弊也

明道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此欲交友者知其所以取益之大也人之有朋友總以求其有益故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此致知事也禮曰相觀而善之謂摩乃力行事也均之益也然講習討論以辨其義理工夫之益猶少更莫如相觀感化有以善其身心之益爲多此亦在取友者之能自得益而已

明道曰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學者所志不大語以聖賢之學則諉而不敢爲語以心性之事亦怠而不能盡故須是大其心使根基開闊方載得重遠之道卽曾子所謂弘是也譬如人欲爲九層至高之臺其基址亦須開闊故必大做起腳方好不然無以承載上面積累之勢雖極經營高亦有限有志聖賢者總要拓開心胸使規模廣大以爲後來進德修業之地也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生境遇之來閱歷之故皆足爲鍛鍊身心之資而至於處困則其淬礪也更深蓋其操心慮患揆幾觀變動忍增益無所不有如古來聖賢豪傑多從此中出頭故孟子所序舜發於畎畝一節都是鍊成聖賢去處學者若要身心道理爛熟亦須從這裏過蓋大要鍛鍊一遭性情方能處處有下落也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明道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學者喜言才華多謂高明乃造道之資而不知惟篤實之志氣其任道爲有力如聖門曾子省身常若不及才華未嘗一露夫子亦以魯稱之然眞積力久聖人終以一貫之道呼而告之其後傳孔子之道以衍其宗者惟曾子之澤爲最長故曰竟以魯得之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者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與此意同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周書旅獒篇語也言人玩物喪志則心局於此而書亦物矣故爲玩物喪志按本註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册鄭畋云嘗見顯道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册明道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必中不宜容毫髮事胡定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明道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禮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程子因其進反之故而明禮樂之妙用也言禮樂所以陶淑人之性情用禮樂無俟他求但卽記之言禮而以進爲文思之是謂禮以謙退爲體或非人之所樂必進前做去方有當於禮更卽記之言樂而以反爲文思之是謂樂以暢滿爲體每易至於流蕩須收轉向裏方有當於樂則是用禮樂者不過於禮一進而用禮之性情已得不過於樂一反而用樂之性情已得故曰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也

明道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
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爲有分毫
私便不是王者事父子君臣乃生人莫大之倫其道實天
下一定不易之理是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中處天地間者卽欲脫離乎此而有所不能然倫出於
天理亦本於天而有其不容紊之分際若循天理安得自
然之分際而不雜以一毫人欲之私心便能父盡父道子
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如此理得心安卽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可以得天下亦有所不爲蓋所以爲父子君
臣者其天定也若有分毫私意之起其中自有多少不可
知之處便不是王者之事矣
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明道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天地生人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論其所受則性只是理
至有所成則性已兼氣質矣故論性而不卽氣以兼論之
則氣稟不同或有不可盡緊以理卻將不謂之性乎是於
性之義有不該之理故曰不備論氣而不推原乎所性之
理則受中以生自有不雜則性之原有所未徹故曰
有離而二之其說便不是
若合而論之則養性可以御氣
治氣亦足以復性是爲得
性之全者也朱子曰論性不論
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
惡混是也要之孟子是圓人之不明而推本言之荀揚之
論不惟不備直是誣性
而已學者宜細思之

明道曰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此明道先生示人
以內聖外王之要
也儒者修己必端所學然所學何事將以全吾所得於天
之理也道理不明不可言學故必先窮理務使天人性命
洞見其原人倫日用皆知其則然後所學一歸於正也王
者宰世必隆治道然治無他術惟當不失乎立政之體而
已大體不知何足言治故必持體要務使井田學校大定
規模風俗人心勿忘化導故後所治不流於雜也不然記
誦詞章非聖賢之學權謀術數非帝王之治矣

明道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學者所見不
大終日營營

明道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示人下學而可以上達之功也居敬則心有主和義則事皆宜動靜相維無瞬息之間斷則工夫自當直前而上行敬以守之而內直義以裁之而外方表裏交密無毫釐之走作則心思專直日進高明天德之達不自此可信哉

明道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道原於天體道者必與天相似方全盡此天理天行之健無時或息故一生便與道隔豈非自棄乎且一有懈意勿謂後來不得與於道即懈一時一事便棄一事學者所當猛省也

明道曰不學便老而衰天下無不衰之人而有不衰之學有衰時不學則理不足以養心志不足以帥氣至老而倦於勤凡事漸有衰謝之意矣獨不思聖人憤樂相尋直不知老之將至即吾衰有歎死而後已尚留此不衰之學以振勵萬古安可以不學者我日斯邁不能自已者至理日新老當益壯其必由學也夫

無灑脫處或少有得旋又自足均之病也聖門曾點漆雕開俱能見其大故一則春風沂水隨在自得一則吾斯未信輕試實難將所謂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會點已見及之開理之大上天下地亙古亙今無處不足無時或窮能徹乎此則髑處悅心物胥得所而凡理欲公私義利善惡更無不瞭然目前此是何等境界或見得及或難自信志趣總皆可用抑又聞之朱子謂點規模大開更縝密欲學聖人者須求切實難希灑落更當知朱子喫緊爲人處也

明道曰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萬物之根本一心爲萬事之根本皆當居敬窮理若種植然先加培壅使其根本堅固然後可立志向前必以聖賢爲期則趨向既正便好用力須知後來所造之深實由於力之能勉耳苟能此欲人務本立志用力勉學也學必知根本之所在如一身爲

明道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學期日進然既學矣自當者或諉諸氣質或託之時勢則餒而因循直不勇耳若勇有進境而亦有學而不進論時勢愚必明柔必強何論氣質有不進者斷無是理也勇往直前則食可忘憂可忘何也

明道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學以明理亦以則爲血氣所使而理爲所勝盡性然理不足性爲所奪矣然此只可責志志若能勇往向前則能持其志而志必於道而志以道窒習俗無權也夫窒得而勝之奪之乎學者可知所策勵矣

明道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凡人有不足方見在外之有餘中無實得始覺紛華之可悅若心性爲重則富貴利達儻來之境皆在所輕其榮無加也所得於學問者深則物欲攻取繫戀之私自覺其小其樂不改也學者亦知所重而求有得焉耳

明道曰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儒者之立心貴光大而不雜而用心當專一而不紛漢儒董仲舒有云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義者事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道者日用之當行功者效驗之自至正其心以要乎義理之歸絕無一毫私利自便之謀致其知以求乎道理之當總不敢有預期邀效之計此心何等磊落何等光明處則爲儒術之醇出則爲王道之大若董子所言眞邪正之大閑而學者居心之要道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凡人畏葸者不可與任事而果敢則又或出於麤疏拘固者不可以應務而通方則又流於詭隨立心行己若斯之難也唐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蓋膽壯則遇事能斷故欲其大而智周則酌理無滯故欲其圓人能體此則果決而出之以莊重何事不可濟乎此孫子之言所以精細明通而持之以莊重何也愚謂養氣者壯膽之方讀書者細心之要窮理者益智之訣而居敬者操行之原又學者所當知也

明道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

皆非自得也此欲學者心領神會實得斯理之所以然也蓋學期有得而所謂得者豈偶然有得而即以爲是乎又豈勉强得之而可據以爲安乎大抵默而識之深而造之融會貫通至於冰釋理順自然心契其妙油然有得乃自得也否則安排推測牽合布置終是影響附會心與理未能浹洽非自得也豈能實見其精蘊所存愿久而無失乎是以君子惟自得之爲貴也

明道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此卽所謂省察之功也天以理與氣賦予於人而人得其秀以生則一身之五官百骸皆與天爲體故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四體之動作皆天之靈也然既屬乎人則形之踐者必全乎天性而物之交也未必悉合於天則蓋其中循理而發則爲眞從欲而發則爲妄必於此識得不爽然後能知所存知所過而動靜可以無違然則何以識之惟靜會於未發以見其本原之正更體察於已發以驗其感應之宜而眞妄之分亦思過半矣

朋道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此示人切己之學也學所以求道而道卽在身心之中所謂仁是也鞭辟猶言警策近裏著己猶言貼身也言爲學之功若著一毫虛浮驚外之意便與道離只要反求諸身心著實理會自然能有所得如子夏言切問近思則仁在其中者胥是道也蓋問必求其切實思勿忽於淺近則聰明內斂志意眞摯心存而理從此得矣此致知之功近裏著己者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進學固在致知而所以實體諸躬者力行尤其重矣顧行遠原必自邇而登高必自卑病昔夫子告子張之問行祗就言行爲教如言必忠信而誠實行必敦篤而恭敬則近之近其可行乎哉且所以求忠隨其所在常若有見如立則參前在輿則倚衡然後信其可行此豈非力行之功近仁而道莫難於可行乃切問近思而仁在忠信篤敬而行

通則即此便是學而又奚事他求信乎學不可不近裏著己也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承上文言同此知行而氣稟不同苟能用力而成功自一也蓋求仁求行既不外切問近思忠信篤敬而得之學者亦可知所用力矣但用力亦闕氣質氣質美者得天清明見地容易透徹當其一了百了私欲淨盡自然不雜其剛健和順自與天地同體其造詣固歸於一也苟能切實爲己何人不可以勉學哉

明道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此兩引乾坤文言之詞以明爲學之道也乾健而動一而實有清明强固之意故文言於乾九三之學問言其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德之所以日進見於外者無一言之不實業之所以可居此就乾之道而論也坤順而靜二而虛有恭謹整齊之意故文言於坤六二之學問言其主於內者敬以守之及乃有正直之德見於外者義以裁之自有端方之槩此就坤之道論之也大抵人之氣質清明者可以用乾道而氣質簡重者可以用坤道至於德崇業廣則爲忠信立誠爲敬直義方無不同條而共貫矣

明道曰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此示學者以有事勿忘之功也著力者身心切要工夫得力者所以進德之由也才學之時中未有主若不識工夫要緊所在則泛然無所持循非紛而無當則蹐而罔功既學之後詣當有進若不辨功效所從來則悠然任其蹉跎勢必擇焉而或不能守忽焉而無以永其趣故必知著力處然後能竭才以底於成亦必知得力處然後可習復以至於熟大學之知所先知所後亦是此意

有人治園圃役其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此程子引蠱卦象辭示人以知所務也園圃之役細務也治之而至於智力甚勞其人之識趣卑陋甚矣故先

生誦蠱之象辭以戒之振民者振起其民使之自新也育德者涵養吾德以期大成也蠱壞之象在民爲舊染之污在己爲天德之喪君子觀此而有事其治民則必振而作之使民去其舊染之污以自新其自治則必培而養之使吾德復其本體之明而不至昏昧蓋新民者所以全明德之量明德者所以爲新民之本君子所當有事惟此而已餘可無他及矣夫道貴謀其大者遠者二者乃爲己爲人之道所謂大人之事也若圖圖之役其細已甚智力之勞何爲乎此與孔子答樊遲稼圃之學同意

伊川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學所以求仁然求仁者非一箇仁在彼而切切求之也仁卽在吾心亦卽在日用事物之間隨時隨事博以學之窮其理也立志誠篤專其務也所問至切辨其眞也近以爲思繹其要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則心常存而思不雜功無間而理自熟仁卽此而在矣學者日讀子夏之言試思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不言求仁而言仁在其中若能了悟乎此便知是徹上徹下之道蓋形上卽具形下之中下學卽是上達之事功與心純熟無系便謂之仁無內外精麤一以貫之也

明道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此程子因西銘而教人以求仁之學也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西銘所言可謂極其廣大而周通故曰言弘之道然言弘實包曾子弘毅二字之義蓋弘而不毅則心力或懈而廣大之量何能有所植立而持之以永久毅而不弘則度量窄狹而周通之意何能寬以居之使其恢廓而無外此弘毅之所以不可偏廢也

伊川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此程子辨古今爲學之異而歎今之不古若也優柔從容自得也厭飫沈酣而飽滿也學無古今一也而古之學者當其爲學未嘗敢以淺嘗置之常從容於存省以俟其動靜之安沈酣於詩書以博其義理之旨故其工夫有先後之不紊其條目有次第之可循所學何其漸而深也今之學者則不然亦嘗妄希性命而探索祇資談柄亦嘗不憚涉獵而雜博徒供口實卻只做一場話說務

爲自高而已其用功與古人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
異曷怪其所得之不同乎
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此引杜預之
言以證古人
之優游厭飫也元凱預之字江海之浸漬之深也膏澤之
潤濡以漸也冰釋者融解無痕之謂理順者曉暢條達之
謂元凱有言讀書當若江海之浸淵涵渟蓄膏澤之潤漸
濡默化久之便能道理融徹融徹怡然見條理之直達然後爲深造而自得
也古人之爲學如是宜其功深而得實也　今之學者往
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後之
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承上文學者
之務高而直指今人之病也言今之學者大抵輕浮淺露
安肆議議雖以聖門文學之游夏亦小視之以爲不足學
而欲駕而上之獨不思游夏之文學原不是徒飾虛詞凡
一言一事卻是實見實聞傳其中之所得後之學者不肯
實用工夫虛夸驚外了無所得或影響其辭以云深或張
皇其說以爲大徒好高耳譬如坐馳之人游心千里之外

精神亦若飄然遙寄然總屬虛妄自身卻只在此處未嘗
實到彼也用心無益亦足悲已然則較量古今之學正是
爲己爲人之分學
者可不知所警哉
伊川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
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此欲人之爲聖賢
例明工夫之可恃也學者不
學而至卽勸之以聖賢之功而卽引年永命以見
事止問工夫何如工夫到時有志竟成卽如人之年壽至
不可知然修煉其精神充養其元氣屈伸吐納工夫既久
亦自有延益之效是所以引年者不虛也國之享祚似非
可人力致然積功累仁工夫既至亦可以格天而獲齊長
之佑是所以祈永命者不虛也若常人之於聖賢同是人
也第氣稟異而習染分耳苟百倍其功自能變化氣質長
其聰明而堅其才力其成功之一可以勉而致者又豈虛
哉三者皆有足信可知有工夫必有效驗工夫到極至則
便有極至之應學者第患因循怠棄不
肯實用工夫耳不怕不到聖賢地位也

伊川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此見忠恕爲立心之本故反覆言之欲人之自勉也盡己謂忠推己謂恕人能盡己之心則此所盡者乃合乎天理而爲天下之公心自此推之使人各如已心而分願各得何平如之故忠恕乃所以公平之道也人知爲學莫重乎成德而德不外此心心之體用不外乎忠恕則欲造其德必自忠恕始而忠恕之極致則自能公平至於公平兩得是外內合一人已孚洽而性之德全矣忠恕顧不重乎哉

伊川曰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仁之道至大而難使人知所體驗也蓋仁而論之只消說一箇公字而仁之爲道取數多而旨各有當若總是仁之理如此耳非即仁也理者其中之條理也其理無所不同無所不貫無所不純無所不覺無事不在無時或息皆有公之義故謂仁之道至公則可以公而當作仁則不可惟其本公而以人體之則身心之間實有所以同所以能統而貫所以能純而覺所以能體事能不息方喚做仁故孟子亦曰仁也者人也就人身認取所以公便得其所以爲仁之旨學者當細思之以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承上文仁之公而言惟仁爲至公之理所以能體之則於物我之同然者兼照無遺故仁則此心本如彼心即當使彼心適如此心所以能愛然則情動所以能愛恕仁則一體之懷有感關切之情不能不直遂其願則仁之用也朱子有云仁譬泉之源其能推之才則仁之施也而愛者滿腔惻隱不忍抑遏其怨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而公則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也此仁之道所謂深切而著明矣

伊川曰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此言有志爲學者不可以無勇也迤邐山勢坦緩處

也峻陡急也人之求道務造其極如人之登山必至其巔所謂有志者也然欲至巔必須直上欲造極則必須勇行今之爲學者譬如登山麓方其平緩處莫不宏闊其步及到峻險處則遂畏阻而不前多是趨易而避難進銳而退速耳故須剛決而必往果敢而無畏然後進進不已以至於極也學者若能如是將學聖賢必至聖賢猶之登山麓者必至山巔云爾

伊川曰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此亦爲急行而不灑落者發也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古人有言矣故人口頭傳說動曰要力行然須知人謂要力行者猶是尋常淺近話至於所以行之則又不可不知蓋人苟能知一切事皆所當爲即時爲之可也但爲之亦自要當平常事方行得灑落可久不待另著箇要緊意思一著意要緊便少自然而成一箇私心矣此一點急迫不洪意氣能支撐得幾時子不提防遂休歇而所行終廢矣故當行則隨時隨力行之不必汲汲徒要力行

伊川曰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此與孔子知不如好節同意但孔子歷言進境以示勸程子則歷決其必然以示勉也學以必得爲歸如進學在於致知豈徒然乎蓋知得此理之妙則自好之物無以尚焉既不能已於好便要刻苦用功而汲汲以求之既不憚工夫以求之則必能順其所當然會其所以然而實有以得之須知古人此箇學乃是終身離不得行不盡底事設若不得即負卻終臭然果能知而好好而求無論變故急遽皆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奈何甘自暴棄而以必得者讓聖賢獨得耶

伊川曰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

不可。此程子歎學術之日分也言古之時學重爲己務求實得止有儒者一途舍儒而外有異端而已今之學者多務爲人弊遂日滋學術已分爲三而異端尚不與焉其一溺於文詞徒富麗爲工務以悅人曰文章之學其二牽於註釋尋章摘句不觀其大曰訓詁之學其三乃爲言坊行表求修己治人之要而曰儒者之學夫自文章訓詁之弊興而儒學幾於闇淡無色拘迂而不緊於時矣然欲趨大道之歸舍儒者之學斷斷不可吁學術多歧今日之所當辨者又不徒異端矣有志衛道者可不卓然以振興儒術自命乎

問作文害道否伊川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於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文以載道也後人習氣大盛富麗相誇而爲文亦玩物也不知其去道已遠故程子每言詞章之病或者疑文章亦儒者事因問作文害道否而伊川直應之曰害也蓋斯道之大洋洋優優包含無外充塞無間學者日用性情當使廓然大公無息不是天理流行方能與道爲體何沾沾文詞之足云凡作文之法必思不專於其中則不能極其工巧若專一著意於是則氣拘神滯志趣已局限於此卑隘甚矣又安能剛健含弘與天地同其大雖有詞章亦當前快意適觀而已故尚書曰玩物喪志言玩弄外物精神馳逐心志便不寧而喪失矣文亦物也爲之而字飾句雕嗣戀不舍非玩物而何夫以覆載同量之性情而遂以文詞自小之亦可笑之甚也已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與叔名大臨程子弟子因上文言爲文亦玩物遂引與叔詩以明其不誣也癖偏滯之病也俳俳優伶人之屬也心齋澈其心若齋時也莊語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至相如始類俳蓋學如元凱稱博洽矣而義理不充物而不化方成結癖之病文至相如雖華而無實始類俳優之輩均無足貴也繼之曰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言爲學而立聖門中別無要緊事所愧未能涵養性情

只輸顏子之心齋而養到耳與叔之詩如此可見古之學者性情爲重惟中和之養是務其他雜博藻麗皆不屑學今爲文者舍自家性情不養專務尋章摘句塗飾美觀以媚悅人之耳目既掩抑其性情而粧綴以博觀聽其與俳優之修飾聲容取憐於人者相去幾何夫人而爲俳優喪志已甚爲文者類是宜其爲與叔所譏也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據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問者曰文既若是之弊是亦不足學矣古之人亦曾學此否伊川曰文者道之華也道乃文之實也有其實而華自見故美而可傳如六經是也人但見六經皆聖人所定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全體皆道其見之文者亦猶發揮其胷中所蘊自然有條理次第而成文章耳孔子有云有德者必有言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理固然也六經之文聖人豈必先曰學之而後作而傳之哉問者又曰文苟不足學則古來當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無復以文擅長矣而聖門子游子夏獨以文學著稱何也伊川曰游夏之稱文學乃其天資英秀學問淹通凡所著述皆斐然可觀不覺其才華之長乎此耳亦何嘗秉筆構思計工拙追時好欲以詞采表見於當世耶其不得已游夏藉口亦明矣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此又引易賁卦彖傳之詞以明所謂文者非必如今人所學也蓋天下之燦然有章者同謂之文如陰陽交錯自然之理乃天之文也君子觀之而有以成天下之化文之之變化孰加焉人倫條理各止其分乃人之文也君子觀之而有以察四時之變文之所可同日而論哉蓋大文不假安排至文非關粉飾即六經之文亦是如此故能與天地爲昭與人道終始也自非知道者烏足語此彼沾沾著作爭奇於字句間者亦徒勞矣多義理愈晦愿當世學者愼毋輕弄筆墨而以文害道也明道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示學者以徹始徹終工夫也凡人爲學先求其靜然後心思纔可用恐無以盡天下之無窮而本然者亦無所據以爲安此涵

養進學二者之功廢一不可也但涵養非守寂之謂須祇畏以一其內端莊以肅其外則此心常存可以爲事物之主進學亦非憑虛可得在乎即物以究其極隨物以會其通則此心漸徹有以全其本明之量此君子所以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居敬窮理相須並進

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亦是如此

伊川曰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棄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天地間道只有一箇道無不當盡之理人亦只是此等人無可以不全之量故學者切莫將第一等三箇字看得夐絕不可到甘讓與別人我不妨做第二等此無論後來能做第二等與否才如此說便早將本分第一等丟卻了非自棄而何雖其欲做第二等猶與自謂不能居仁由義者有別然試思此第一等誰做得誰做便當以道爲志道原人人所當盡也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聖乃人人所可爲也夫道者第一等事也聖者第一等人也然道之於人不論等也聖而盡道亦曰人也何多讓焉有志者其勉諸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明道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此程子恐人以敬爲專是主靜而流爲寂守之學也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是疑孟子言必有事者或是當用敬以持之便是有所事也程子言敬者主一無適乃是涵養一邊事有事雖不離敬而必有事焉者須用集義工夫蓋隨事合宜積累以獲此心裁制之安方是有事若只知用敬空洞把持在此不知就事物上體察其所當然之理卻是都無一事也何以言必有事乎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此程子懼在外故因問義而分別言之或疑義之得名莫是凡事所行皆中乎理之謂否程子言所行中理乃是就事上論若第以此爲義不將有外義之意乎須知義者吾性中本有之理故事得宜而心安心有所以宜之則然後能裁而制之使得其宜則義實在心然則以心之義處事事乃無不中理似可合內外以言義而究竟中理處止可言事而所

以中理之義乃在心也　問敬義何別伊川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此與明道先生之言敬義意同或問敬與義其用既不同則二者必有分別而後見其不同也伊川言敬與義原自不同安得無別敬乃原有是非吾心處之便知有是有非順乎至是之理而行是乃所以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字以爲學問之道已盡不知去事上更用集義工夫則是身心閒都無一事且如何所著落不將與致虛守寂者等乎學者當早辨之　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承上文守敬不可不知集義而就孝一事以明其義地非敬而集義卽在其中也且如子之事父當孝是當然也蓋言敬者乃所以爲子所當敬守者孝道也也不成只敬守一箇孝字便自有孝之所宜亦隨事有義可以事父而無憾須是知吾所以行乎孝者自有道焉於是隨時隨處小心體貼凡所以隨侍奉養者當如何盡物如何盡志所以冬溫夏清者類皆孝中之義所當集義以敬行吾孝焉如此之考道而敬義之辨已明集義之功顧不重乎

伊川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此程子欲人務實而戒人以慕名之失也學期有得不務實則浮而無據安能有得故須是專務著實而無半點爲名意思方是聖賢之學蓋務實則心皆實心行皆實行工夫皆實工夫著著爲己乃能上達而處則有眞學問出則有眞事功一有近名之意亦僞焉而已立意旣差大本已失勿謂不學卽學亦一齊差卻更濟得甚事人多謂名原是清潔一途還屬好的與利之汙濁不同不知爲名與爲利意象之清濁雖分而有所爲而爲總以便其人欲之私立心則一也此與莊子爲善無近名詞若相類而旨實不同此欲人之務實彼第欲免人之忌

而已本領既差立言
亦別又不可以不辨

明道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此因孔子稱顏回之體也仁者天理渾然無雜無間孔子稱回三月不違仁乃其克復功深故此心能歷久純粹所謂不違者只是私欲淨盡無纖毫之爲累耳若有些少私意則心德不純非渾然之本體去仁便遠蓋甚矣仁道之難言也

明道曰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此因論語仁者先難後獲而歎今昔用功之不同也仁純德也學者求仁未論造詣且論用功孔子言仁者先難後獲乃謂仁人用功無所爲而爲止先盡其事之當然絕不敢有畏難之意至於效之所得則放在後著聽其自至全不生計較想若有所爲而然則是未作之先必計其有效方纔下手著著希冀所謂先獲者也試觀古人原不如是但見其朝乾夕惕爲致知爲力行爲靜存爲動察莫不兢兢滿腔切實精神知爲仁而已他不遑計也今人則大異矣詩書只爲科第而讀文章亦因聲望而作卽有矯語心性浮慕聖賢者或亦捷得爲期庶幾一蹴而至皆先獲也志趣既不古若工夫亦自此殊其去仁道也遠矣

伊川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學莫先於立志而志必以聖人爲歸有志求爲聖人則與之共學便能相引於光明而不至流於汗下故必如是然後可與共學道由思通而思必求其善善思則能專於所入愼於所往與之適道自不至蹉等爲高半途而廢故必如是然後可與適道至於能用其思則心力日進而有功矣然聖道高深未易言得或恍惚依稀有所得則申有定主乃能不惑於他岐不奪於外誘與之言立其亦可矣若夫立則所守已固德性亦自堅定然執而不化抑亦入而未優也惟進於能化則有所持以得其中復有所通以適其宜與之權輕重而化裁可以利用變通可以盡盡神是聖人之能事矣此皆徹始徹終工夫故孔子因其未可與而歷指造聖之候以期之程子亦因其可與而歷

言作聖之功
以實之也

伊川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學所以盡性而性合內外通物我不可相遺者也然得其實功成則兼成役其浮志喪亦兼喪故古之學者知實功在於一己於是爲之不懈務窮天下之理以盡天命之性其終也己之性盡物之性亦盡遂至於成物而萬物各得其所焉今之學者浮氣盛而日役於物亦復爲之不置務工一人之術以爭人世之權其終也功名不可知而心術已壞問遂至於喪己而俯仰亦覺其自慚矣由是觀之古之人成物以完其爲己之量今之人喪己即在於爲物之私孰得孰失何舍何從學者必能辨之

伊川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此勉人以自强不息之功也學必造乎其極而造之以漸自有月異而歲不同之境故君子之爲學也必刻厲其功濯舊見以來新機使其所得有日新之益日新者學既上進則所見聞非復舊日境界也然學無中立之理念念不忘自當進進不已若不日新便是心有間斷私欲相乘非昏則倦日退必矣未有半上落下能站得住不進而不退者惟有聖人之道仁至義盡窮神達化純之又純既無可進自不能退以其所造者已進乎天理之極也學固以聖爲期然未至於聖其可忘日進之功乎

明道曰性靜者可以爲學天下無人不可學然浮動之人心思既不能入才氣亦易以怠惰賦性沈靜者其所得於天也較醇其所以盡人也亦易蓋靜則生明而有以用其體察之功靜則淡定而有以盡其持守之力靜則從容而有以深其涵泳之致皆爲學之所取也故可以爲學然則未能靜者當思變化其氣質既能靜者又當涵養其本原也乎

橫渠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曾子有云不弘毅二者固有兼重之意而不知二者尚有相維之功士不可以蓋弘者幷包之量然無謹嚴之心則或驁外以爲高浮夸

以自大而防檢廢矣故無規矩毅者强忍之力然無寬廣之概以居之則堅確或流於急迫拘守或入於鄙吝而規模狹矣豈不隘陋是二者原缺一不可

明道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人之果於自暴棄者皆是於自家性善信不及故醉生夢死甘虛過一生而不恤然欲治其性情而不尋主腦亦恐無著落處乃所謂不知務者也惟眞知吾得天之性原純粹而至善自不忍自暴其身以負上天賦予之意則由是存心養性求切實爲己工夫莫若以忠信爲主然後能以實心行實事而身心人己皆可無憾此卽孟子所謂先立其大者蓋大本旣立向後都爲有用工夫工夫到時固能極誠无妄以全其盡性至命之量卽工夫未到而不昧其心不欺其志猶不失其眞性之本然故羅整庵謂程子此條說得頭腦分明工夫切當始終條理槩於三言之中也

伊川曰人安重則學堅固凡人輕浮則氣虛而見識不定亦神散而操守不力故人能安靜厚重則氣實神完識力自確然不拔而所學因以堅固此卽論語重威節意也

伊川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此卽中庸所謂誠之之目也五者有實義有緩急如人不可不學不可不問不可不思不可不辨不可不行此實義也學必博問必審思必愼辨必明行必篤此實功也乃學然後問問然後思思然後辨辨然後行則有次第也若學問思辨在先篤行在後當其始則以學問思辨爲從入之門及其終則以行之工夫不能出此五者故曰廢其一非學也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槩高必自下槩積而成且其槩必有基基則自下者也此便可知太高學不可躐等而問必切問而持論太高其凌躐不切可知此而答之非其所及知旣恐滋其所疑强之以必知又恐愈以生其妄故程子不答然程子雖不答而所以不當躐等之故思叔未能自克則所問終未釋然也故良久第曰槩高必自下示天下之至高者皆由

之論皆君子所不答而不切之問眞可無庸也至於所問之旨終未嘗言及是不答者乃所以深於答而所答者乃其所以不答者也

此伊川之善教也

明道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此欲學者循序漸進以至於成也標表也準的也言人之爲學固以聖賢爲歸以道理爲的然先立一箇表的則希冀欲速之念生而下學之功已其功勿忘勿助以漸而進自必有所至雖以之希賢希聖無不可也又何必私意期望爲哉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亦教不躐等之意也大學明內聖外王之道西銘通事親事天之理規模廣大意義精微初學見之未必能無逆於心卽告之曰此天地大道聖賢公心而中未有主恩未能細不惟無以得其綱領條目之全通其理以啓其好大欲速而膠葛紛紜終未有已故尹焞來見伊川之初二書猶不與讀至半年後方得看蓋前半年所聞於師者未嘗有放言高論所見於師者祇是循規蹈矩主敬窮理未有涯涘反身修己未得歸宿知必有所以然者一旦看此二書乃知平日循循下學只是求此道理則內外合一而萬物同原吾身眞不可自小也其豁然猛省奮然精進當如何矣伊川之善誘也如是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者身之主宰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此身一刻無主則官骸皆爲虛器遇事一刻無主則動作皆違物則如之何其無心有人說無心不問可知爲禪學矣伊川卽辨之曰無心便不是蓋說無心者似乎活潑而無滯礙不知心一言無便不是聖學此正佛氏無心意無受想之說若聖學則言心便有性但能純乎天理廓然大公便能順應乎物而盡此心之用何嘗多心亦何得言無心故只當云無私心而已

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謝顯道程子門人名良佐上蔡

人平日有志聖學而所見過高其來見也伊川欲發其病而藥之因問近日所事工夫如何彼卽據所見對曰天下事任其自然何必思慮以滋紛擾蓋亦實見得道如此故引繫辭以見意也然義精仁熟之後而順其自然乃是至誠之無事進學求道之時而矯語自然恐類異端之强制故伊川戒之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蓋明是聖人之言論理何嘗無此境界但未至其地如何說得卽果見及而此語無乃發得太早乎所謂談何容易是也

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此因上文戒顯道之詞又詳記伊川一時之語以明其善教也鍛鍊猶言陶鑄也言伊川先生最能隨時誘人旣戒其發言太早又欲乘機策其下工夫曰恰好著工夫蓋上蔡亦是涵養得有些端倪見得無欲之妙但未有著實工夫後來終成捕風捉影故戒以輕易自足復勉以及時下學便能循循向上去勸戒有加無已如此宜其成就人之速也

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此上蔡見地明白後因悟當日受教之難融幷述明道之言見其善發人之病也學者中未有主一閒警戒把持不定東走西作眞似不奈何往往支吾逃遁多著閒話譬如酒醉人顚三倒四纔扶起這邊已倒那邊旣不自在猶自矯强怕人扶持此段光景眞覺可笑故顯道承先生教只管著他言語而明道因以醉漢形容之也顯道至此猶追憶其言其猛省於師教者已久而得力亦有自來矣朱子謂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故學者不可執著道理方中正也

橫渠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此言內外之交養互發以明繫辭所言故爲學自然之機也天下之理本無內外以通乎神妙之極可謂伸易曰精義入神乃精於研究義理使義理素定於心則推之於身無不順理而裕如是乃求利吾外也伸何如乎又曰利用安身乃利於推行事理使吾身各適其所安可謂伸矣然凡事沛然肆應從容恬適則吾身之德愈覺光明而日休是所以致養吾內也無非

屈之機也然則寂守而不足以利用是遺外也非所謂學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承上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日進不已至於窮充養之盛純熟自至豈勤思勉力之所能强易所以言德之盛也然神化之盛德總由精義利用以幾之則君子惟盡崇德之功而外此未嘗致意求知以生妄希之念也故易又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是不知者屈之意也自至者伸之義也學之道何一非屈伸之自然乎

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在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張子欲人變化其氣質也成質故謂之氣質性止是理耳既成形而理亦賦則有氣質而性亦不能離矣於是有形質之性程子所謂兼氣質惟是也然人雖不能無氣質之性而天地之性乃吾之正性惟氣質不能無偏而天地之性亦隨之而失故必深自濯磨反其偏著使歸於正然後人欲去而天理見天地之性自存於吾焉彼氣質雖吾所有而其性不可恃君子終不敢以爲此亦吾性而徇之以滅天地之正也然則變化氣質者復性之要務也是所望於善反者矣

橫渠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此欲人修德以全性即所謂善反之者也性命於天出於無爲者也德成於人可力而勉者也人不能修德則性情難以堅定便爲血氣所使而德不足以勝乎氣如是則我之所受與天之所賦專職其權於氣而滿腔皆是氣用事矣既成其德則理義已極充盈血氣亦自退聽而德遂有以勝乎氣如是則我之所賦皆主其權於德而滿腔盡是德用事矣故窮受皆天之德而所賦於我皆天之理盡人物之性則我之所而氣亦不自知其變矣死修天爲氣之有定數而不可移者耳

橫渠曰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

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此明變化氣質非學不爲功也
也好善也理與氣同稟於天故曰莫非天也理足則陽明
勝而德性用事故日進於高明氣偏則陰濁勝而物欲肆
行故日流於汙下德性用事志潔行芳天下之善孰加焉
物欲肆行神昏行殆天下之惡孰甚焉無以治之將終於
惡也無以體之亦難以有其好也治之體之惟有學之一
道耳蓋學則格物致知以明其理閑邪存誠以去其私氣
質之變實由於此夫然後靜虛
動直清明純粹直與天爲徒
橫渠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
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
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萬物皆備於我故心具衆理而應萬
爲豈能出吾心之外然必一事至大況天下之物皆實理所
能入乎物之中而體認其理一私不存使此心廓然大公乃
隔而心爲有外矣世人之心若物理有所未體則物與心
於所見所聞者知之狹隘私欲蔽塞故內外扞格止能
是矣惟聖人全盡天理覺悟性

中所蘊無一不與天下之物相通原非推測而知藉見聞
爲事故不以見聞梏限此心之量而其視天下之大直無
一物不在性中卽無一物而非我也其心之大又豈有外耶　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
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承上文聖人
人心與天爲一聖人盡性之盡性而言
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亦以此蓋盡此心之量而於所具
之理明徹無蔽則其所從出之原可推矣天大無外則其
心亦無外故有外之心與天殊不相似何足以合天心蓋
人卽天心也心不能如天之大非
人也彼遺物者抑何其自小之耶
橫渠曰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
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
爲不相似矣　此橫渠體會聖人身教之妙也意必固我四者是常情自始學至成德皆不可有此累兩端猶言兩頭渾然天理絕無意必固我之累則自始學以至成德聖人

直以身作則不啻即大小事前前後後之病節節指示出來竭盡其敎而無餘焉所謂叩兩端而竭若即此可想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意者應事接物先著計較是有思也必者預作主張做時便要如此是有待也固者守其成見執而不變是不化也我者顧己地位意趣不融是有方也常人多是四者之病循環纏擾豈知天地無窮滯人於四者若有一焉安能與天地相似惟聖同天學之者即未能絕尚思所以毋之乎

橫渠曰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此張子明論語君子上達節意也達只是向上去乃復反乎天理者也天理清明上升之象循理則日徹一日進而不已即上極乎高明矣下達是向下去乃循乎人欲者也人欲重濁下墜之象多欲則日溺一日流而難返便究極於汙下矣此君子小人之分所以有天淵之異也

橫渠曰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此會易繫與論語所言知禮之意以見其互相發明也易言知崇禮卑知崇者窮理則見識高明日進而上殆如天也形而上之象也必如何方可言知崇如易言通乎晝夜而知是也研究事物之理已徹乎陰陽動靜之故乃能通乎晝夜而知其理其知可謂崇矣然既已知之而不能行之以禮使中正在躬若出天性之固然尚非己有也此易言知崇必繼以禮卑而孔子言知及亦日不以禮末善也故人能知明禮安以成其性則知行並進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如天高地下而陰陽之理行焉是以易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也蓋知崇如天禮卑如地道義如陰陽原無二理也

橫渠曰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此合易與孟子之言以明處困之可進德也辨別也大抵人情困厄則能激發感悟故困之時人之德性學問最易進益易曰困德之辨也言人當困時憂深慮遠審擇乎吉凶之幾必

詳而愼持乎險阻憂虞之界者必預用心苦則窮而能通用力貞則鍊而能敏爲德辨爲感速洵不誣也卽孟子亦云人之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者以此之故蓋人之德性所以靈慧操術所以多智者常出於憂患之人彼其明生於刻苦而識長於艱難是以德不病其迂慧不入於小術不至於疏智不流於鑿也凡此皆困之進人者也此卽孟子之深有契乎易者也

橫渠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示人以無息之學也言君子自一身以至於一日一刻皆當操存省察無少閒斷然後能進進不已以幾於聖賢之學故就一身而論不能無言也言則必係世道人心而後爲有教不能不動也動則必中乎規矩準繩而後爲有法自一日而論必有事於晝也晝則勤其功而有爲終日乾乾是也不可廢於夜也夜必澈其慮以驗有得夕惕若是也至於密之又密如一息之間道義不使去心一瞬之頃天理自覺常存而終食不違參前倚衡不是過也學者用功不當如是乎

橫渠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此橫渠先生頂天立地深契本原已見大意故推生人所由來與此身所自主融會而參同之因事親以明事天合併而言交暢其旨作銘自訂欲使曾中洞達不致頑而不化也乾健也陽之性而天之所以爲天也坤順也陰之性而地之所以爲地也天以至健位於上爲萬物所資始有父道焉稱母可也資始資生很稱父可也地以至健位於下爲萬物所資生有母道焉稱母可也藐然此身形氣與天地混合無閒而位乎其中有子道也藐然此身形氣與天地混合無閒而位乎其中有子道焉人天地父母其將謂我何故下文遂歷言其所以然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承上文混然中處而言人既處天地中則此氣此理直與天地通一無二故陰陽二氣充周遍滿乃天地之塞也吾實以之爲體是此身氣血稟受於父母者也健順合德主宰默運乃天地之帥也吾實得之以成其性是此心精爽遞傳於父母者也然則吾以此身爲天地之分氣形天地亦以吾身爲一脈一氣民吾同胞物吾也混然中處者可自小其體自薄其性乎

與也此即並生於天地者推其本同原以明父乾母坤
之不容以自私也人物同得天地之塞以爲體同
得天地之帥以爲性但所稟之清濁不同則體不能無偏
正所賦之純駁不一則性不能無昏明故惟得其秀而最
靈者乃與我同類之民也其形氣與我同其正性命與我
同其全是形生之最貴者此如吾之兄弟屬毛離裏同顧
復於父母雖同胞視之可也至於生質之蠢而爲物乃與
我不同類者也其形氣之偏已與我異性命之推亦與我
分然同是含生負性之倫亦猶我之儕輩往來交接同關
情於父母即徒與通之不爲過也體同胞之意則必由親
親以仁之念吾與之誼則必推仁恩以愛之天下一家兄
弟翕也庶類咸若儔侶乎也天地之所以位非即父母之
所以順者乎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
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
也此又即同胞之中別其貴賤尊卑賢否窮達明其皆爲
乾坤所子皆吾兄弟而與共事父母者也天下之人固

皆父乾母坤爲天地之子矣然天地之大統不得不歸一
人如一家之統系不可不屬之嫡長則承天地統人物者
大君是也是爲父母百世不祧之宗子也降而有大臣則
左右大君以整頓乾坤殆猶諸子之有幹才宗子委以家
事則亦宗子之家相而已至於天地閒有高年焉理當尊
也而體天地而引年與推親親以敬長無二道也天地閒
有孤弱焉情當慈也而承天地而恤孤與順父母以撫幼
無二理也若夫聖人與天地相似則亦同氣中之合德於
二人者也況賢人鍾天地之英則亦式好中之挺秀於鴈行
者也況曠觀天下或所受不完或所遭不偶窮苦難言如
疲癃殘疾惸獨鰥寡亦不乏人類而推之皆吾兄弟彼特
承受世澤不起俯仰乾坤顯連無告耳然父母之心未嘗
不念之有兄弟情者識不得而恕視之也於時保之子之
孝者也上言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此以下乃言事天之
功不異於事親也蓋知天地爲大父母則事之敢
不敬乎敬之斯畏之矣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乃子之
易曰樂天之命故不憂者乃又安得不愛乎愛之斯樂之矣
之愛親仁孝純篤而無間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由是而天人父子之際逆順者自
用當行之理乃天之德順者自順俱可參觀矣如曰
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不循理而徇欲是禮所云不愛其
者天之仁也戕害天理者也生生不已之心而人得以生
賊天之降才本可爲善長惡不悛不可教養與古之言不
才子者何以異若夫天予以形皆有天性能盡性以踐
其形則與天地合其德亦若子之克肖其父母而已　知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此卽能踐形者而極言
化育之故著於萬物乃天之事也盛德之知化則紹天之
事而推行盡利焉孝子善繼人之志非此之謂乎不愧屋
機運於無形乃天之志也盛德之窮神則體天之妙之
志而成性存存焉孝子善述人之事其是之謂乎神妙之
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又卽求踐形者而實言之亦
使仰不愧俯不怍故申庸引詩言不愧屋漏與孝經引詩
言無忝爾所生可相發明也事天者當
不害故孟子言存心養性與孝
經言夙夜匪懈又可互
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

英才顗封人之錫類自此以下三節乃擧古來之善事親
欲以養性養性者不忘天之遏欲能如禹之惡旨酒而不顧父母之養
之遏欲能如禹之惡旨酒而不忘天也猶之養身者不可忘父母人
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然後完其成已之量猶之事親必能以孝感化人然後爲
孝道之純人能本天爲教如孟子所云得英才而教育則
與顗考叔之推純孝之類以錫及莊公者又彼此同揆矣
不馳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烝也
者必至能格天方見盡人之隆亦如事親者必順親方見
盡孝之大事天之道若得致天心豫順則與舜盡事親之
道而瞽瞍底豫者其功一也事天者必當修身以俟惟天
所置亦如事親者先意承志罔敢有違耳事天之道若能
安命奉行則與申生之被讒
無所逃而待烹其烝一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
也
從而順令者伯奇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無虧乎賦予
之義也不見夫啓手足而知免體其所受於親者而歸其
全會子之事親然乎人能不褻天棄天保其至受者而至

歸之不亦事天之會子乎人知天地之命難移當無拂乎氣數之常是又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命是從之義也不見夫履霜鼓琴以從令伯奇之事親然乎人能於吉凶禍福勇決聽從而順受其正則又一事天之伯奇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此又言人能忘遇以事天則見天之處我者無非父母之心也富貴福澤任人之自取之無異飽煖安佚必欲爲子謀之然此豈私奉我哉將厚資吾生使之爲善而非以養驕也貧賤憂戚雖至偉人而不免無異艱難刻責欲竟令子而不能然此豈私困我哉蓋以玉必琢而後成拂亂乃所以增益而勞苦卽所以全愛也夫是以事天之君子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而不忘惡之勞而不怨者凡以此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結言事天事親皆必至於生順死安無復遺恨而後爲至也孝子之事親也身存則順乎親而事之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身沒則返之吾心而安寧有以爲子無忝所生也仁人之事天也身存則順乎天而事之理與之通而無所或逆沒則問之吾性而亦安寧可以爲人無愧兩大也學者誠能存此心則知藐然此身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無所負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精而求之歸諸天德推而大之無非王道卓然效參贊之能事天地以我爲孝子悟然盡繼述之善圖父母亦樂我爲仁人至於理一分殊之旨橫看直看俱是可以盡仁詳抑愚嘗思之自乾父坤母推至兄弟無告乃言盡心知性而知天之事自於時係之至顓封人之錫類乃言存心養性以事天之事自不弛勞而底豫以至末乃言修身俟死以立命之事天人性命之理先賢先儒言之同條共貫若合符節亦可知斯道之四達而不悖也已

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秦漢以來學多未純張子則毫無疑雜故所言精粹○此下八節集解闕原編列本注今照葉本補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於道無補也　此欲學者領會訂頑之意無務求之高遠也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學已高至此眞知而實踐之則自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

若不能體認而務求高遠何益哉　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也訂頑徹上徹下直從源頭處理會覺得萬物一體絕無些子隔閡此心已達得天德也　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游酢字定夫程子門人也中庸惟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之生同稟吾正氣以爲體同具是理以爲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即中庸之理張子能會通之語雖異而旨則同定夫一見便得此理亦可謂學能逢原者矣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與非自然之理也龜山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疑西銘言胞與而不及推行節次恐流弊幾近於墨氏程子解之謂橫渠正蒙中其立言不無有過至若西銘之意直欲推窮底蘊揭出示人前聖未經闡發如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一物解有功性學不得以墨氏相比蓋西銘以天地爲父母萬物爲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疏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泯然並施而無差等施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泯然並施本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爲己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　子比而同之過矣　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爲仁之方西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

也兩者判若懸殊疑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其相近則失旨矣況橫渠本意要人實踐推行卽體是用謂不及不亦異乎嘗遺卻一邊龜山錯會故不免有此疑耳或謂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爲二也不知以理推之則並生於天地閒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然是理也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差等耳非二端也卽如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箇親疏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爲貨於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卽在其中矣此西銘義蘊極爲精深得程子發明則其指益暢學者所宜深玩也

橫渠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橫渠既作訂頑明萬物一體之學又恐日用閒言動偶有過差亦進德修業之累因作銘以砭治其愚蓋亦省察之功也言學貫內外如一則思誠愼動改過不吝最是親切工夫如日閒偶然戲謔之動乃起於心有所思想或有戲謔之聲四支亦爲心之役明明有言發於聲有動見乎四支謂非已心爲之是不明於內外相因之道也明明言動有所出入而不中節欲人無疑乎已之不是勢不能也如是而不速悔試思此過差之言本非吾心所固有也過差之動又非吾心誠實當如是也既失錯於聲而爲戲言繆迷亂其四支而爲戲動矣若謂已本當如是自誣其本心也因之欲人不以爲非順從乎我所爲是誣人無是非之公心也抑已惑矣或者又轉一念曰吾之言動雖出於心而所以過失處乃是已之戲耳且以爲戲故失於思而吾本然之心未嘗不眞實无妄也夫思而有失卽是不誠由心而出又將誰諉乃不知戒其

言動之出於心而日恣其戲且歸咎於戲言戲動以爲不出汝者原非眞實之過如是則戲可不戒而傲慢之氣將日長既屬於戲卽過亦不妨而非道之心亦日自遂而不知所終矣過惡日深是非同惑不知孰甚焉凡此種種病痛展轉相因其弊在於省察不嚴謹獨無功學者誠以爲戒則言動必誠身心如一日用動靜無息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頑者暴忍而不仁愚者昏塞而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中張子揭此二則警示學者伊川作標題義指自渾○此一節解關原編列本注今照葉本補

橫渠曰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此橫渠因論語不重則不威一章而明其貫串相因之功也欲修己者輕浮便非在道之器故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則拘固之病不免也厚重而又知學德自日進而不固滯矣夫知學者必以忠信爲進德之基然徒有忠信而無進德之輔如之何其可也則必尚友而急於親賢賢乃勝於己者也欲勝己之賢與我相親而聞過而不能改則賢人亦將離而去之故無如改過之不吝此與論語本義不相合而道理自有可取亦采之以資學者之益云

橫渠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巽之名育張子門人也學者患在終日悠悠無警覺處故張子設此語以問巽之而巽之未悟因再請其旨其意以不及古人之病源一時難以認取故先生發之曰此無甚難悟其所以設此語乃欲學者時時存此不及之意而不忘自能游心省察積久浸灌純熟必有一日自得病源而去之脫然如沈痼之得醒耳非卽今便欲苦求所謂病源也

橫渠曰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學者立心未定而汎用其思則紛紜多故反致疑惑故此時且求立心而惡多思之爲累既知立心而徒循講求克治故事則麤疏可慮不能得其精微之蘊故此時更求刻入精細而惡講治之淺略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可欲對惡字看承上文思思之多莫非吾學術分內之事雖勤勤於此亦所不廢何必厭之而有所惡顧君子爲學自有所欲之功耳所以急於可欲者求志向堅定明白立吾心於不疑之地自無多思之可惡然後沈潛講治優游厭飫沛然有得若江河之決條達流行任吾所往無不冰釋理順而講治亦無惡其不精矣如是乃君子之所貴耳非謂講治致思之可不事也

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此又引書辭與孔子之學以明講治致思之勤未嘗有厭也書言學求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言爲學當遜順其志務時時敏勉其功所修之定也時敏者講治之功也立志講學自古重之故雖仲尼以聖人之才之美猶必敏以求之今持不及之資質而欲不思不講徐徐以聽其自至非吾所聞也蓋所惡於思多與講治者惡其多與不精也非惡其講治而致思也

橫渠曰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此張子合中庸孟子論語之言以明爲學之功也學貴知行並進乃能盡道之量而入手必自知始故必以求其至則明善爲學之本知之既明則必固而執之其德乃能光大而不隘若忽以爲易便是不能明善而所見亦卑狹而不足語夫道之大全矣然則由知而行由行而大皆所以盡乎道之量而不可以自畫其功者也人心有覺道體無爲弘道之力豈不在乎人哉

橫渠曰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

復一年觀其志意一似無可庸所言尊德性而道問學存之於心常常省察看日間講習之功於問學果有所背否不崇禮之類看日間靜存之功於德性果有所懈否懈如不廣大不高明不溫故不敦厚之類似此意義卽是夫子教人博文約禮由下學而可進於上達工夫果能以此自警省策勵便當有益未論久後何如卽此不作不輟著實用得一年則問學必漸以充而德性亦漸以隆安有不長進之理人亦盡於所以存心致知者加之意乎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自此以下示其求益工夫言每日性問學上實得求益工夫方爲有用如吾心中有所未知涵泳久而心體自瑩徹便知其所亡吾心中未能滿其本然之善卽是不善磨礪深而不善亦漸少是謂改得少不善此乃德性上之益而每日所當知者也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聖賢之書皆義理所寓不徒文辭而已讀聖賢書必講求其義理了然心目不僅佔畢字句之習古人之書有關於日用倫常者吾欲採錄而編輯之則必理會其綱領條目先後次序使有所歸著勿雜亂湊集汎然寫過以資博洽而已又必多識前人之嘉言以廣其識前人之善行以昭其鑒此乃問學上之益而每日之所當知者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未復以工夫之無閒者勉其有成也言求益工夫當勿使有頃刻虛閒度過逐日似此周密用功至於三年之久庶幾進進不已學日充德日純能底於成不然一有閒斷終爲頹廢之歸而已前言警策一年便有所長以誘其志此言求益三年方能有進以堅其力要之存心致知總是徹始徹終工夫純熟後則亦至誠而無息矣

橫渠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之身則必自愛而不敢棄衰必公正而不敢自私故天地以生生爲心變化萬物而性命因之各正儒者亦以此爲心而參贊位育必實盡其盡性之能事生民以倫常爲道愛親敬長而好德即洽於秉彝儒者爲之植立而修道爲教必不虛其知覺之先民此心此道聖人修之於身未必後人皆傳其緒有其繼之道統乃不中絕故崇正道闢異端爲先型已往難忘繼述之苦心此心此道今日即親見之行事未必利澤之傳於永久故闡心傳昭治法爲有王者起不患取法之無徵凡此皆先聖先賢畢生之命脈所俯仰乾坤縱觀萬物上下古今而難以告人者張子數語老實指出思深言偉眞是儒者氣象學者於此拓開心胷子細思量可也

橫渠曰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

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此張子教人學禮以消世累也習熟謂習熟周旋世故套禮也言我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者世累太甚難與入道學禮則自有中正節文便能除去世俗一套周旋世故繁文省得糾纏紛擾之病譬之延蔓之物解卻旁邊纏繞即易直向上去故學者苟能除去了一副習套繁文心胷便自然超脫灑落不患係累而進道無難且禮又有法度可據學之則身心以有守而得堅定更爲有益此禮之所以不可不學也

橫渠曰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道在天地之間之內自其得乎道而爲心之所蘊者則爲德性道無由見惟心能見之心何以見道惟德性能體之道本不隘道本不滯道本無私無陂惟人心爲物累故與道隔耳須是放開此心使寬容快利公普平易以求斯道乃可以明其體而著其用況吾心中所受之德性本自廣大而與道爲體安可不盡此心之量以爲載道之地乎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蓋謂窮神妙之理知變化之道乃德之極盛者能之也浩浩斯道豈淺狹之心所可見得乎

橫渠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窒終身不知此言好問乃爲學之益也凡人耳目心思不能無所不知而問固其宜也人多以年紀已長既屬老成則欲自尊大不肯下問於後輩故終身無以解其惑而終不知又或爲人平日以道義相推重以先覺其名也故亦不肯下問獨不思不知而問何妨於老成何傷於道義先覺且我既實有不知又何必以之爲諱因此不肯下問一端遂不得不掩飾回護要瞞得人種種病痛皆從此出自甘做箇奸詐之人窒終身不知而不慊不亦愚之盛乎

橫渠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學貴實有所得乃可以汎應不窮若徒求多聞謂可以博洽爲周知之資則耳目有限而天下之故無窮何足以盡之苟欲以多聞待天下事變之來則其道僅足以應其所嘗聞者而試之便足以奪其所恃而使之證據無從則智無眞識遂窮而無以應之矣然則多聞雖學者事而亦非君子之所貴也

橫渠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人生所賦之理原自至足而所以變化之學也者所以矯偏反正爲變化之要者也人之爲學多端其莫大之益只在自求變化其氣質若不能變化則口耳之功辭章之於學中親切之故茫然無見將安所發明乎如是則聖人奧妙之旨終不能得矣夫聖人千言萬語無非爲學無非所以變化氣質者耳

橫渠曰文要密察心要洪放洪放則志氣從容如是而安和文與心洽純是天理之流行而已

洪放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洪寬廣放舒展也密察則見理精細

橫渠曰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此言學必有疑方是實工夫也人之不知所疑只因未嘗著實用工夫若既實用工夫則必有所可疑之處難道所作之事俱無一節行不去時有不行處卽是當疑處也故無疑之中忽然有疑則其實作可知有疑之後更得無疑然後無所行而不順矣

橫渠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人心虛靈具衆理而應萬事原是廣大的惟能涵養此心寬平宏遠自然處己待人無往而不達若氣拘習蔽不加擴充則此身褊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爲病矣故學以治心爲要也○此下九條集解闕今照原編補列注參葉本

橫渠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此欲學者存心體道不可有間也人或有他務妨廢學問之功然道體事而無不在此心操持在己到處是學苟念念不忘則雖酬接人事卽終身汨沒於俗事中何有實行哉蓋心存則爲實行心不存則爲俗事非二事也心之存亡不同也然則學者亦何適而可不存其心哉

橫渠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己而爲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己而爲言也忠以自盡恕以與人而求道不遠矣

橫渠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揷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古人德成而功業自見立言立事皆其道之充積不能已也苟方志學而輒思有所揷建其於學必有妨蓋既有意則一心偏向而功業上去勢必私逞胷臆穿鑿揷造多事紛擾其害道也甚矣昔知無實得而强思物理猶未能操斤而代匠斲鮮有不傷手者可不愼歟

橫渠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

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拗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此張子反約窮源之學見荀作著之妄也謂孔孟沒而微言絕後人當由博反約窮其根源方有實得不必汲汲以立言自見也乃漢唐諸儒浮淺無實率意著作道不足而強爲言不過欲博名後世耳而明者見之直笑其妄我方以此爲大戒惟默養吾誠以反乎約而窮其源第患時日有限不能盡孔孟之精蘊何敢他爲以蹈荀作之弊哉

橫渠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荀學未至而輕於語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譎矣

橫渠曰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有所取進應可增益其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爲蔽覆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人不肯言其知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己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說者之比也學者必地光明磊落自目務求益豈甘爲自覆之計哉

橫渠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情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言學當近裏著己不可自寬也人苟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其聰明馳驚者良由心思渙散自治不切耳人苟厚於反躬何暇議人其評較短長者豈知當身之責備哉學者最宜檢省

橫渠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學者惟不自畫斯日進無疆不自欺斯學古有獲亦在乎虛其心以自厲其志

氣而已

同治五年夏四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雲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侯官陳承基端甫分校
侯官周長庚辛仲分校

近思錄卷之十二終